

194. 我们热切地期待着一九七三年庆祝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二十五周年的伟大时刻的到来。我国代表团已经兴奋地阅读了人权司长在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8820〕，我们祝贺人权司采取了步骤以确保这些权利，特别是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方面有关的权利得到有效的承认。我国代表团恳切地要求，别让经济的斧头妨害人权司的工作。人权司长已经概述了可以提高人权工作效果的某些领域。我们应该特别加强为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而作的努力；我们更希望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将迎来在这方面采取紧密的集体行动和加强自决原则的新时代。

195. 我们决不应忘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虽不炫耀却很重要的任务，特别是今年在印度次大陆有大量的难民必须在短期内予以安置。

196. 最后，在结束发言时，我愿意重申，我国坚信，在这个互不信任、经济剥削和大国争夺的时代里，联合国是人类唯一的希望。塞拉利昂认为只有联合国才能为世界被压迫人民保障正义以及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将继续为我们这个组织的进步和发展在物质上和其他各方面提供我们最大的支持。

下午一时二十分散会。

第二〇六一次会议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日星期二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斯坦尼斯瓦夫·特雷普钦斯基先生
(波兰)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马吉尔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行主席职务。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续)

1. 辛巴纳尼耶先生(布隆迪)：布隆迪是一个珍视其独立和主权的国家，因为那是它的优秀青年经过流血牺牲而获得的；布隆迪是一个几千年来各民族共存的国家，尽管有人恶毒地输入违反人类良知的野蛮制度，而它却以它的解放和紧密团结而感到自豪；布隆迪是一个意志坚定的民族，他们正同其他革命人民并肩战斗，对发展不足和所有形式的不公平进行不懈的斗争；布隆迪是一个一直在为实现宪章的崇高理想而战斗的民族；布隆迪的政权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这种制度能够保障本国国民和外国人的安全；布隆迪是一个团结一致从事一场不可倒转的革命的民族，这场革命是在受人爱戴的领袖米歇尔·米孔贝罗上校的英明领导下，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开

始进行的——这是布隆迪共和国今天的光荣和荣誉，也是布隆迪人民的骄傲。

2. 我代表布隆迪共和国，在这个崇高的讲坛上荣幸地对当选的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主席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他可以确信，在他为整个国际大家庭的利益忠诚和不倦地服务，履行其高尚和崇高的任务时，我国代表团一定会站在他一边并支持他。我们确信，由于全力献身于本组织目标的各种世界人物的努力和牺牲，本组织的目标最后总会实现。主席就是这些世界人物中的一个，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被选为大会主席。我们确信，他的政治上的杰出品质和外交才能，他在国际问题上的专门知识，他的超越自己的国界而在国际上早已闻名的品格，以及他的经验、能力和正直都足以保证本届大会的成功。作为波兰这个曾经遭受外国侵略的国家的公民，我们相信，他一定更为关切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独立国家遭受侵略的问题。

3. 在历史的这个特殊阶段，当某些国家正在用一切手段在较为不利的国家进行颠覆、在同一个国家的人民中间煽动分裂，还鼓动对外侵略的时候，我们很高兴见到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担任本届大会的主席，并且有总务委员会成员国的支持，这样就组成了

这样一个好的工作组。因此，我们相信，本届大会将会获得成功；我们以这样热烈的心情来欢迎他。

4. 我还要借此机会对前任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先生表示赞扬，他在去年内曾经不断地为谋求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而努力。

5. 我还要向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祝贺，他的才能、忠诚和正直使本组织感到光荣。自从一年前瓦尔德海姆先生被选任这个高职以来，他已将他的全部精力用于保卫和平和寻求各国人民间的了解。布隆迪共和国政府对此要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

6.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今天派有代表在这里开会的许多国家曾在旧金山签署了联合国宪章。我国当时还没有独立，但同样赞赏宪章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因此，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正好是布隆迪人民获得解放后第七十九天——布隆迪人民就全心全意地加入了联合国。我国政府和全国人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他们决心要为保卫并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进行斗争。

7. 布隆迪参加了本组织就等于宣誓今后将尽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人民权利平等和有权自行决定其命运的原则基础上促进各国间的发展和友好关系，并且采取一切其他措施，以期巩固世界和平，并通过经济、社会、技术和人道领域内国际问题的解决来促进国际合作。

8. 我们应该指出，在布隆迪加入联合国的十年期间，它始终不渝地奉行了它曾经庄严赞同的原则。

9. 出席这次会议的所有国家对有助于避免各国间新的冲突的了解气氛可能都会感到满意。今天全世界可能都高兴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之间以及美国同苏联之间举行的富有成效的会谈。日本首相访问中国，以及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之间的会谈都预示着分裂国家的统一和亚洲的和平。这种如此有利于寻求和平与合作的缓和气氛是去年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直接后果。

10. 我们确信，各国和世界的领导人之间进行友好的会谈和对话是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人类大家庭团结

的一个保证。因此，我们希望，这种会谈要经常地和定期地举行。虽然我们这个组织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可是，我们必须表示遗憾的是，长期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的冲突的温床仍然存在，并且愈益严重。我特别要指出远东和中东的冲突，以及在种族隔离政策或葡萄牙违反时代的殖民主义统治下各领土内的情况。

11. 布隆迪共和国再次向国际舆论，特别是向那些应对过去将近三十年内在越南发生的悲剧负责的国家发出最紧急的呼吁，务必立即停止对一个无辜民族的蓄意和有组织屠杀。来自各大洲的许多代表们都再三地谴责过这种屠杀行为。

12. 我要同国际舆论一样，要求遵守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并且要求外国侵略部队全部撤出越南领土，以便使越南人民，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自行解决他们自己的事务。对我们来说，布隆迪共和国认为，从常理判断，这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因为这场战争对侵略者和对越南人民都没有好处，它只是一种违反人道的罪行，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浪费。此外，这种情况也严重损害了本组织的声誉，使它无法有效地履行它原订使后世免遭战祸的基本任务。我国建议，对越南问题的谈判人员友好接待的法国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调解作用，这样才符合几天前法国外交部长莫里斯·舒曼先生所说的话：法国“只有盟国……没有敌人、也不希望有敌人。”〔第二〇四一次会议，第62段。〕

13. 距离越南不远的朝鲜人民也正遭受着苦难。只要这个希望统一成为一个实体的国家继续是争夺权力和势力的目标，该地区的和平就迟迟无法实现。因此，必须迅速地促成朝鲜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我们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权利阻挡朝鲜人民的这一明确的意愿。虽然布隆迪代表团高兴看到朝鲜双方正在举行会谈，可是，令人仍然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双方要求协商，但联合国一直没有促进这些谈判的圆满结束。

14. 同样困扰人的问题是孟加拉国问题；它的命运主要依靠该地区内所有国家的友好相处和关系正常化。我们希望不久就可以实现它加入联合国的条件——它目前尚未具备此种条件。

15. 同样,我国代表团也要表示高兴看到两个德国的接触。这是加强欧洲安全的前兆;我们希望欧洲安全将会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体德国人民的幸福。

16. 我现在要谈谈中东冲突,这已成为人类的一个真正的悲剧。布隆迪政府认为,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会有助于恢复世界这个地区的和平。以色列撤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都会减少该地区的紧张原因,因此也会减少中东战争所引起的个别或集体暴行的次数。

17. 作为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一个成员国,我们反对用武力占领一个非洲国家的任何一部分领土——这里指的是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对于很多要付出很高运费的非洲国家来说,重开苏伊士运河已成为一件迫切需要的事情了。

18. 我们请两个超级大国全力促成中东危机的迅速解决;因为,当裁军问题是目前的主要问题时,这个危机可能会引起一场热核战争。

19. 关于裁军问题,我国代表团要提出一些建议。尽管签订了许多有关裁减军备的协定——这些军备一旦被误用,很可能导致一场可怕的大灾祸,可是,一场会毁灭全人类的战争威胁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危险。

20. 因此,布隆迪政府欢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果断的提议。我国政府认为,这个会议是全体人类最关心的会议;人类都真诚地希望目前极大的毁灭性武器的开支有一天将会转用于繁荣和幸福。为了完全实现这些目标,应该举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级的会议,他们会作出一些促使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决定。

21. 现在我们谈谈非洲非殖民化问题。非洲大陆北部由于中东冲突受到危险的威胁,而南部又在蓄意而且残酷地维持着其他动乱和冲突的温床,这样就使和平不稳定并且极严重地损害了非洲的发展。

22. 就象在我之前在这个讲坛上发言的那些代表一样,我要代表布隆迪代表团谴责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控制,并且也要谴责南非对南非黑人进行恐怖的肉体和精神折磨。

23. 我们正焦急地等待今年上半年秘书长承担的任务以及所有的接触和随后的表述有什么结果。且不预测该项报告的内容,我们现在表示希望,这项报告将规定同纳米比亚人民的广泛协商。纳米比亚领土的完整和独立应该得到保障。南非不让该国全部解放,而想分别使不同的部落实行所谓的自治,这只是殖民主义者的惯技,其目的是要分裂他们,以便更能延续其统治。我国代表团希望秘书长这次为执行任务而专门指派的特别代表的工作能够获得成功;我们希望他尽快发表报告,以免本组织无限期地延长它对纳米比亚问题的分析。

24. 我们再次强烈要求英国在其力量范围内采取一切行动,必要时采取武力行动,以消灭索尔兹伯里的叛逆政权,并让从事自决斗争的津巴布韦人民实现独立。联合王国也应该在这个不幸事件里表示诚意,而不应利用法律上的托词来逃避责任,这是骗不了人的。联合国所要求的对该国的经济禁运即使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是一件有力的武器;并且它是英国当局能够用来使南罗得西亚政权恢复理智的一件武器。

25. 那些违反安全理事会有关制裁行动的第253(1968)号决议的联合国会员国是在蓄意破坏联合国的制度。为了采取新的工作方法,必须迫切地审查这个问题。

26. 罗得西亚的问题和南非的问题正反映出葡萄牙殖民主义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继续存在所造成的问题。葡萄牙官方认为这些非洲领土是它的省份,因此,葡萄牙认为,这些领土也是那个破落颓废、名存实亡的帝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葡萄牙坚持要违抗历史潮流,竟想长期维持它在非洲的统治。葡萄牙不顾世界组织一再提出的停止这些殖民作法的呼吁,不顾殖民占领下遭受苦难的人民使它遭受的严重挫败,仍然在某些大国的帮助下坚守自由战士们尚无控制的仅有的几个大城市。我们认为,如果没有某些大国的支持或同谋,葡萄牙这个长期具有政治上支离破碎传统的国家本身并没有能力反抗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几内亚(比绍)人民的猛烈和坚决的斗争。因此,本组织有义务尽全力劝阻这些相距遥远或邻近的会员国,不要支持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血腥冒险。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条,布隆迪代表团在过去几届会

议里曾经要求将葡萄牙从本组织驱逐出去，因为葡萄牙已经犯下了反和平和反全人类的严重罪行。因为葡萄牙并没有改变他的行动，而且事实上正在继续犯最凶恶的罪行，我国代表团重申这项要求，理由已如上述，而且是这里全体代表都熟知的。

27. 因为葡萄牙的这些罪行往往扩展到独立的国家，所以就更应该受到申斥和谴责。大家一定都清楚地记得葡萄牙最近对几内亚人民的野蛮侵略；由于几内亚人民的警惕，才能压制、击退并且消灭了敌人。大会应该知道塞内加尔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赞比亚共和国、扎伊尔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都屡次遭到攻击。

28. 新殖民主义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再使非洲殖民化并且继续剥削非洲的财富。为此目的，新殖民主义者必须在当权者中扶植他们自己的人，作为他们的忠实仆从。因此，新殖民主义者特别厌恶那些想要真正独立的进步政权。

29. 如果必要的话，新殖民主义者就会毫不迟疑地利用各种组织，甚至利用一些反动政府来进行他们重新殖民化的凶恶计划。特别能够证明这点的是，在外国雇佣军的支持下，在新殖民主义的鼓励下，一些部族分子已对我国发动了侵略。

30. 对布隆迪人民进行种族灭绝的企图遭到失败已有五个多月了，布隆迪政府必须改变它到那个时候一直坚持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把今年五月事件的原因和后果仅限在非洲范围内。

31. 因此，由于我们坚定的忠于非统组织，我们今年六月就在该组织设在拉巴特的最高机构里叙述了在布隆迪发生的事件的起因和结果。

32. 由于顾及非洲的高尚、尊严和团结，我们不去揭露某些直接或间接参与策划对我国人民进行侵略的国家。遵从在非洲内部谨慎磋商的美德，我们指望那些从本国境内派遣人员参加屠杀我国人民的国家自己承认并且悔改。我们在布琼布拉和我国全部驻外使馆都不折不扣地遵守这项政策。直到今年十月五日——实际上就是上星期四——我们对于一个非洲国家企图在布隆迪进行种族灭绝的罪恶勾当一向保持同样的缄默，这一直是我们在本届大会全部行动的特点。

33. 可是，不幸的是，自从一九七二年十月五日以来，卢旺达却滥用了我们完全符合并信守非统组织所推崇的理想和方法。卢旺达外交部长，穆尼亚内扎先生把我们采用冷静对话的方法认为是软弱，不顾非洲智慧的一切准则，竟自认为有权以恶毒的言词激烈谴责布隆迪。基加利政府的发言人无疑凭着自己想象的机智，指望我们表现出同样的和解精神，由于我们极大的审慎和克制而长期以来使他们得益的那种和解的精神——我们这种态度对卢旺达来说是很特殊而且罕见的；而且卢旺达代表在这个讲坛上诬蔑了布隆迪共和国以后，就加紧通过某些中间人来赞扬我们的节制，实际上是沉默，还说这是符合非统组织的利益的，也是为了避免在一些应该在我们非洲大陆范围内解决的问题上彼此敌对。现在，正是为了保卫我们这个非洲组织的威信，我国在国内外的一切机构才奉命不要走漏卢旺达屠杀我国人民全部罪行的消息。

34. 因此，我们势必要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穆尼亚内扎先生领导下的卢旺达代表团和某些代表在使用了特别诽谤性的言词指控过非统组织的一个成员国，从而败坏了该组织的名声之后，竟然还记得必须维护该组织的形象。

35. 卢旺达外交部长这种挑衅行为使我们最后能够完全搞清楚基加利政府在一连串的政变企图中和对我国人民进行种族灭绝行为上所起的作用。就在穆尼亚内扎先生背诵对布隆迪的指控的同一天，我国代表团不得不行使答辩权〔第二〇五五次会议〕。虽然卢旺达是犯罪的一方，实际上它却敢于指责别人；我们针对卢旺达的发言不仅仅是单纯的例行否认，而是根据事实和对卢旺达极为不利的证据所作的答复。卢旺达的国家合作部长在他十月五日的发言里，把那些大屠杀归咎于他所乐于称道的一种封建少数政权，而这些大屠杀是要归罪于卢旺达所体现而由他本人所代表的那个部族政权。

36. 卢旺达的全部政治机构，从政府到政党，包括国民议会，都是部族化的，并且是经过自相残杀后的产物。这已为许多最权威的资料所指出，我也要大胆提出这些。联合国派到卢旺达—布隆迪的特派团向大会第十六届会议提出的报告说：

“另一方面，在卢旺达，一个自始就采用暴力

方法的政府掌握了政权，而且这个政府从它建立起就受到其管理国的积极支持……”。^①

还有人说，卢旺达已建立了一个单一政党的种族专政，过去十八个月内的事件只是从一种暴虐政权过渡到另一种暴虐政权。这种政权的扩展受到了鼓励，这是害怕图西族人会发现他们没有能力进行自卫，以免于受凌辱。害怕图西族人会认为他们的损失已到了尽头，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诉诸暴力，因为任何和解的解决可能性都已永远消失了。政府工作非洲化的问题由于图西族人的消灭而变得更加复杂了。

37. 我要引用另一个来源，一个可靠的来源来证实在那个国家所发生的事件——那个国家当然没有权利去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我要大胆地引用梵蒂冈电台的话，该电台曾把一九六四年卢旺达境内对图西族人的种族灭绝行为的最后一个高潮描述为自从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以来最恐怖和最有计划的一次种族灭绝行为。

38. 另外还有其他的资料。勒内·勒马尔尚在他的《卢旺达和布隆迪》这本书^②中，曾经谴责卢旺达部族的不安宁；在这本书里他曾揭露卢旺达的流血革命，并说一九六六年布隆迪的君主政权被推翻时并没有流血事件。罗曼·富歌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八月号的《神灵》杂志上也反映出全世界对卢旺达恶毒的部族制度的愤慨：

“种族的具体化实际上开始于卢旺达，卢旺达这种类型的歧视往往更进一步、更走向极端；一九五九年在那里爆发的革命及其持续到一九六三年的结果建立了‘泛胡图族’的政权，因而造成大约二万名巴图西族人突然失踪（如伯特兰·罗素所说，这是犹太人遭到种族灭绝后最悲惨的种族灭绝事件）以及二十万其他族的人被强迫驱逐出境。这些难民就象他们的巴勒斯坦难友们一样，至今仍住在帐篷里。卢旺达的这一事例对布隆迪的演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拿一九六五年的胡图族暴动来说，那次暴动在穆拉姆维亚地区也发生对

图西族人的屠杀”——儿童、妇女和老人都不能幸免——“它似乎使布隆迪遭到同样的罪恶循环。”

可是，幸亏当局是警惕的。

39. 由于消灭我国人民的阴谋是在卢旺达的同谋下策划的，卢旺达外交部长谈到布隆迪境内受害者人数时才敢说：“有二十多万无辜的人遭到屠杀”〔第二〇五四次会议，第22段〕。

40. 卢旺达向全世界宣传的数目也相同。比利时的《晚报》、《城市报》和《非洲纪事》等报纸在卢旺达当局的纵容下，也竞相传播并大肆宣传这个“卢旺达制造的”事件。

41. 基加利和下毒手的特务们预先就决定了屠杀的人数；穆尼亚内扎先生无疑地把他的计划同实际得到的结果混淆了。按照这项计划，几十万布隆迪公民注定要遭到有计划的屠杀。可是，由于布隆迪人民的英勇抵抗，包括一些卢旺达人在内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刽子手未能完全实现他们的计划；因此，攻击者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致使卢旺达策划在第一阶段要屠杀的人数减少到原订的四分之一。当然，在头几天内有五万名布隆迪公民被攻击者屠杀是一个悲惨的灾难，对我国来说也是一个令人悲痛损失。

42. 事情的这种变化使卢旺达政府所策划的恶毒结果无法实现。我们已经说明了我们为什么作出这些重大牺牲，特别是鉴于我们希望促成非洲大陆的和睦。卢旺达为了掩饰它在这些自相残杀罪行中巨大罪责，在六月间派出它的外交部长前往亚洲和欧洲国家的首都进行活动。可是，卢旺达国早该放弃它自己的幻想了，因为我们必须告诉卢旺达，它并没有垄断亚洲和欧洲国家政府的友谊；同卢旺达的希望正相反，这些政府并不想幼稚地相信它的暧昧言论。

43. 我国政府对卢旺达的宽宏大量并不限于对该国在屠杀方案上的责任保持缄默。尽管死于战场上的两万名攻击者中有相当多的卢旺达公民，可是布隆迪却宁愿暂时不公开谴责卢旺达。我们遣送了三名被俘的卢旺达国民，其中三十六人仍旧在布隆迪当局的手中，还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指责该国政府吗？尽管卢旺达公然地和直接地参加屠杀我国人民的阴谋，但我国政府对卢旺达仍然采取宽大态度，鉴于这

^①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49第二项增编，文件A/5126，第296段。

^② 一九七〇年，纽约，普雷格出版公司。

种情况，听到卢旺达外交部长断然声称他的无罪和他的愤慨实在令人感到震惊。当然，他之经常感到恐惧既是由于我国掌握了不利于卢旺达的铁的事实，也是由于他派遣到布隆迪进行侵略的卢旺达人已遭到惨败。按照卢旺达的说法，布隆迪的胡图族人正陷于贫穷之中，而且被“图西族封建领主们”剥削。如果卢旺达不想承认它指派其国民所干的犯罪勾当的话，我们就不得不一问在我国领土上发现的几百名卢旺达非正规军的动机是什么。

44. 即使我们暂时承认卢旺达政权的论调，就是说布隆迪胡图族人很穷苦，而卢旺达胡图族人都很富有，我们仍然要问基加利，他们接连不断地派遣卢旺达的非正规军前来我国是为了作布隆迪胡图族人的英烈，还是来干犯罪勾当的。

45. 这些非正规军经过严格的颠覆训练后就被秘密地送到布隆迪来。这些卢旺达的颠覆特务，由于害怕他们在不正常的情况下一试图踏上布隆迪领土就遭遇到我国的正规军，于是就滥用某些邻国的善意，通过这些邻国渗透到布隆迪来。这种诈骗行为不仅会引起卢旺达和布隆迪之间的公开冲突，而且也会牵涉到布隆迪和它的兄弟邻国之间的关系。卢旺达外交部长竟极为巧妙地试图公开谴责主要由他自己的国家所策划的“有计划的种族灭绝”！

46. 穆尼亚内扎先生曾在这个讲坛上一再重复那个虚构的二十万人被杀的数字，卢旺达起初就到处鼓吹这种数字，为的是激起国外的压力，以便有助于使罪犯成为无辜者。卢旺达能不能告诉我们它靠什么天才计算出受害者的数字呢？尽管卢旺达人引起了这些屠杀已是一件确凿的事实，可是，因为来自卢旺达的特务们大多数都在战斗中被击毙或被俘虏，所以这些特务们似乎不可能知道受害者的数字。

47. 布隆迪军事人员、政党、青年、布隆迪妇女联盟和布隆迪工人联盟曾全部动员参加对他们的兄弟姐妹们为了布隆迪人民不可分割的崇高理想而牺牲后所遗留下来的英骸表示敬意；因此，布隆迪政府才能够计算出受害者的人数。

48. 所有这些都归功于我国人民对入侵者进行斗争所表现的团结和决心，那些入侵者想要引进一些已经被历史谴责过的制度。

49.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根据这些事实，并在这种情况下，卢旺达和那些如此巧妙地任意编造这个数字的人怎么能比布隆迪政府自己更清楚死亡的数目？

50.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四年间以胡图部族的名义在卢旺达境内进行种族灭绝时有几十万人被屠杀，关于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并没有听到卢旺达政府谴责它为了要建立一个胡图族国家所造成的大屠杀事件。

51. 除了比勒陀利亚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象卢旺达政权那样有计划地将所有的其他种族实体排斥在政府、国会和政党之外。

52. 既然卢旺达有意否认这项事实，我代表布琼布拉政府在这里表明，它赞成派遣一个特派团去调查一下，最好是由非统组织派遣，要不然，就由联合国派遣。这个特派团应该到我们这两个国家来进行调查。它在布隆迪一定可以发现，自从一九六二年我们再度获得独立以后，我国历任政府毫无例外地全都包括了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成员；按照个人的能力，这两族轮流成为政府的多数。所有候选人和选任的公职人员名单都由民族统一进步党〔乌普罗纳党〕拟订；该党是个群众性的政党，在一九六一年，由联合国监督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该选举是由所有十八岁以上的男、女公民，不管是否有文化都参加的全民选举——曾获得百分之九十四的选票。

53. 可是，卢旺达的制度却将所有生来恰好不是胡图族的该国男女公民都严密地关闭在政府、议会和政党的大门之外。

54.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限于陈述卢旺达政权所犯的罪状和暴行。现在应该追究一下原因。实际上，那种胡图族式的种族隔离政策的理论家们早在一九五九年就提倡建立南非类型的“班图斯坦”。为了使各会员国判断这项政策，我只需要向大家宣读一份电报，这是胡图党的创建人、现任卢旺达总统格雷戈瓦·卡伊班达先生在一九五九年给联合国和比利时政府的。这份电报内容如下：

“我们胡图族人占卢旺达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我们一向要求与比利时当局合作，以实现种

族和平；如果比利时不接受在地理上划分为胡图区和图西区，恐怕全国就会发生最坏的事。此外，我们胡图族还宣布，只要是胡图族解放运动所需要的国家民主化、和平与进步，我们就愿意同比利时当局合作。卡伊班达(签名)。”

55. 叙述了上面的悲惨景象之后，还需要什么别的证据来证明卢旺达仍旧是决心破坏并削弱非洲独立、主权及种族和睦的力量的最大策源地吗？这些力量过去曾经严重地威胁过扎伊尔的完整，企图划分出加丹加省，以后，立即又提倡成立一个从尼日利亚分割出来的比夫拉。难道为雇佣兵打掩护的不是那个卢旺达吗？要知道，这些雇佣兵所以会臭名昭著，是因为他们曾想搞垮非统组织中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成员国，它也是卢旺达的一个兄弟共和国。

56. 卢旺达一再参与历次对我国人民进行种族灭绝的阴谋，它模仿殖民政权和纳粹政权而使其一切政治机构部族化，以及它庇护一个雇佣兵集团——这三种罪行本身就足以表明卢旺达只是一个想使非洲再殖民化的桥头堡，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殖民主义的避难所。

57. 基加利必须就卢旺达对主权国家内政的极严重的干涉行为和它在这次失败的种族灭绝企图中所起的坏作用，承担赔偿责任。

58. 此外，卢旺达如果想再搞什么阴谋而造成悲惨后果的话，它必须对这些后果负完全责任。

59. 就难民问题来说，基加利政府也必须承担义务，宣布永远不再以一个奇怪的借口、即在一个主权国家里普及胡图族的斗争精神来对布隆迪内部的事件和情况进行干涉。

60. 我国政府一向遵守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日内瓦签订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非统组织调解、和解与仲裁议定书的文字规定和精神，以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他一九六六年以后的每年年度报告中都把布隆迪说成是这个地区的“先驱国”。

61. 因此，曾经有十几万卢旺达难民为了逃避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的种族灭绝，在我国找到了避难所，而且大多数都被安置在边远的地方。采取这项

必要措施是为了使他们不致威胁卢旺达的安全；这些措施一直十分有效。

62. 正当大家做出一切努力、特别是联合所有力量来巩固非统组织时，正当所有国家忙于组成更大的区域性和大陆性集团时，就必须终止那些阻碍各国人民积极进行经济合作和各国关系和谐的原始的权力概念。

63. 深切关怀全人类幸福的布隆迪已经决定参与一项旨在普遍改善经济和国际金融制度的日益发展的全球性运动。

64. 最近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已经揭露了经济发展领域内的国际情势所固有的脆弱性、不利情况和令人失望的事实。

65. 一九七一年八月间发生的金融危机及其后果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有必要修改国际金融制度。发展中国家决不能对发达国家间收支不平衡所造成的危机负责；可是，发展中国家今天必定是布雷顿森林制度的崩溃和其后的货币重新调整所引起的不稳定的主要有害影响的受害者。

66. 发展中国家已经在致力于维持国际金融制度的稳定方面进行了充分合作；任何解决金融危机的办法都决不能把任何额外负担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恰恰相反，应该采取特殊的补救措施，以补偿它们的损失。

67.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为建立一项最符合它们的利益的国际金融制度作出有效的贡献是特别重要的。研究修改国际金融制度的每个阶段都应该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际参加。它不能只是由“十国集团”所独占。这次修改布雷顿森林制应该有助于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

68. 我们遗憾的注意到，在经济上主要依赖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地位继续在恶化。

69. 布隆迪赞同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机会参加明年举行的新的世界性国际贸易谈判的筹备工作。

70. 在这些谈判的过程中，必须制订出一些特殊的办法，以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应该给

予这些国家机会，使其全部地、连续地参加每个阶段的谈判工作。

71. 我国政府特别重视有关下列问题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商品和一切影响商品进入市场的措施问题；价格政策问题，包括稳定价格的国际机构以及现有的关于商品的一些国际协定的效率；而且任何新达成的协定对我们都是极为重要的。

72. 为了使普遍优惠制更加有效，一切初级商品都应该列入该制度的各项计划之内，这些初级商品构成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

73. 令人悲观的是，对较为贫穷的国家的政府援助正在减少；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却越来越沉重。最近的美元贬值和其他货币的重新定值造成了第三世界外债的美元票面价值增高。

74. 发展中国家之间对于所采取的解决债务问题的措施的性质，一向意见很不一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最近一届会议的辩论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我们赞同第59(III)号决议^⑤的内容；这项决议要求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在贸发会议的体制内设立一个专门机构，以寻求解决发展中国家偿还债务问题的实际办法。

75. 鉴于发展中国家负债情况严重，非常希望提供援助的条件是合理的。

76. 我们确信，实现提供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一的指标，或将百分之零点七的官方援助用作对发展的财政捐助，以及用来建立特别提款权和额外发展财政资源之间的联系，就会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财政困难。

77. 布隆迪极为重视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与区域性一体化。

78. 世界是不可分割的，所有国家都是互相依存的，为了在这个更广泛的范围内衡量发展问题，联合国就必须特别注意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长期前景。关于发展问题的全面概念就意味着联合国应该在目前这种

情况下，在实现经济发展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这种经济发展应在世界范围内保持更好的平衡。

79. 为了实现全面发展，重要的是承认区域合作的作用。在这方面，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在联合国范围内就成了汇集国家的、分区的、区域性的和世界性的各种发展努力的集中点。

80. 发展中国家对其自然资源行使主权，并且为了本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开发这些资源，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我们集中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任何有损于这些权利的外来的措施或经济的或政治的压力都是对自决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的公然违反。因此，我们支持任何为探测和开发自然资源而建立一项联合国周转借贷基金的措施。

81. 同许多政府一样，我们也很关切国际公司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有时候所起的极坏的作用；我们也同这些国家一样，要求有一个专家小组研究国际公司对发展过程的影响，以便作出结论，供各国政府在拟订发展政策时参考。

82. 我们了解当前环境问题的重要意义。可是，我们必须同意，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环境问题同发达国家面临的环境问题并不相同。因此，我们在分配用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资源时必须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83. 目前我们正可以看到对那些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深切同情和国际团结。不幸，我国正是属于这些国家。我国非常感谢而且理解为了这些国家的利益而考虑制订的措施。

84. 联合国各机构，尤其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解决发展问题时，象其他双边捐献者一样，都承认所采取的措施应该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并使它们能够从国际发展政策中同等受益；我们应该强调某些这样的措施。

85. 包括训练在内的技术援助能够增加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吸收资本流入的能力；在这方面，所有多边和双边组织的技术援助工作必须统筹办理。

^⑤ 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议事录，第三届会议》，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3.II.D.4），附件 I.A。

86. 这些措施中有一项是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合作；这项措施可以解决诸如国内市场狭小问题、自然和人力资源问题以及这些国家所面临的财政资源有限的问题。

87. 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帮助最不发达的国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各区域性经济合作协定范围以内或范围以外都可提供这种援助。

88. 在贸易政策领域内，我们必须采取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补充措施。例如下列这些可能的措施：减少适用于最不发达国家出口货物的定额限制；降低热带产品的税额；限制非关税障碍；确定并取消限制性商业惯例；稳定热带产品的价格以及增加普遍优惠制所适用的产品数目，以便包括对最不发达国家来说具有特殊利益和重要意义的那些出口产品。

89. 只要那些基本上以农业作为经济基础的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在农业方面的方法仍然是落后的，这些国家的经济就不能得到发展。因此，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采取特殊措施以改进最不发达国家的农业。

90. 因为我国事实上是个内陆国家，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我国特别需要技术援助，以便改善我国的基本运输结构。

91. 布隆迪将赞成任何区域性的或分区域的运输计划，并且将支持旨在用特别运费和以便利内陆国家货物经过邻国运输的办法来帮助内陆国家的任何措施。

92. 经济交换与合作始终是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村庄、同一个城镇和同一个国家的成员之间团结一致的最牢固的联系基础；那么，为什么国际经济合作不应该发挥整个世界共同体的统一作用？

93. 交通工具、无线电、报纸、国际会议正处在消除现在和过去分隔人们的地理障碍的过程中，而且也正在促进国际经济关系。就象各国之间的情况一样，经济上的相互援助应该有助于实现世界财富在各国间更加公平的分配，并且应该终止最富的国家对最穷的国家进行有计划的剥削。

94. 消除各国间的不公平和剥削现象无疑是促进世界和平、繁荣和人类继续进步的最有力的因素。

95. 联合国宪章的全部目标和崇高理想，只有世界全体人民携手合作，团结友爱，重振旧金山精神，才能够实现；这种精神激励着所有表示友好的人们，他们已经为了反对人类的惨祸而团结起来了。

96. 我们本着这种精神，希望本届大会圆满成功，并祝愿全人类都能生活在幸福和繁荣中。

97. 博尔戈诺沃·波尔先生(萨尔瓦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我国政府和我国代表团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因为你已经在一致赞同下，当选为大会主席，这是联合国最光荣和责任最重大的职位之一。你过去的活动、你对这次辩论的指导和当选为大会主席后立即发表的发人深省的演说都极有力地和客观地显示出，我们今年有了一位坚定并具有丰富经验的指导者；他所具有的开明和有理解力的头脑足以清理本届大会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98. 过去几年里，我国政府已经表明了我国对许多具体国际政治问题的立场。我们几乎对所有引起过关注、辩论、甚至愤怒的问题都进行过分析。因为我国政府对历届大会议程上的项目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所以，今年我们不必重申我们已经充分解释和阐明过的观点和态度。然而，我国政府决不会因为这种缄默而不充分审议全体会议和各主要委员会会议上已经通过的议程上的许多项目。我们愿意趁此机会明确表示萨尔瓦多对新情势和老问题的演变过程的想法。

99. 国际组织同个人不一样，它没有限定的法定年龄。如果从宪章和联合国的许多遍及全世界的技术服务来衡量，就可以肯定，联合国在创建的时候，规模就不小，后来又蓬勃地发展起来。而且累积起来的经验是重要的，它可以指导、改订和有时候调整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案和政策，特别是国际组织的方案和政策。实际上，尽管国际组织维持既定的目标，但仍有必要促使它适应形势，而且有必要重新评价整套复杂的倡议和执行的方法，以及一般的执行政策。尽管宪章有明确规定，可是，实施宪章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实现宪章宗旨的方法还是要靠各国政府的创造性、决心和责任感。

100. 联合国显然是在需要使国际关系合理化的时候创建起来的，而就国际和平与安全而言，联合国

的建立在某程度上也适应了这种合理化的理想。联合国被酝酿、设计、组织和赋予特权，为的是在某些设想的基础上，使它能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但这些设想往往是没有实现的。

101. 宪章所列举的一些对决定和平与安全起媒介作用的活动有：促进发展；尊重基本人权和以正义标准重新估计国际关系。而且，按照宪章规定，要把这些目标结合起来制约和巩固和平与安全，这才是本组织存在的理由。

102. 根据宪章本身的规定，可更为强调联合国更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因为大家都知道，安全理事会中的对抗已经削弱了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方面无可比拟的力量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从正义的观点来重新估计国际关系，而且可以用这个方法审议发展不足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贸易条件、技术转让和区域一体化问题。

103. 虽然某些问题可以用零敲碎打的极为实际的办法加以解决，可是，似乎应该进行全面的、至少在一个国际组织存在的某些时刻应该这样做。那种全面检查不但可以重新审议有关联合国四或五个基本目标的方案优先项目，而且还可以分析已采取的政策的可性、已采用的解决办法和该项制度的整个结构、活动和内外协调情况。

104. 显然似乎应该采取某些行动，使联合国增添力量和生气；许多国家的官方和非官方各界也都承认联合国在舆论上正遭受着信誉危机。但是，那些支持本组织的各国政府当然有迫切义务去分析演变的过程，并且估计宪章的履行程度，尤其是审查大家都同意的各项目标同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之间的差距；这似乎是一项明智的措施。因为我们太注重实际，所以就越来越讲究细节；因为我们过于自信，所以就忽略了实际情况；因为我们太注意眼前的问题，所以就忘了眼前的问题只是一个长过程中的部分问题。如果我们这些民族国家都为将来几年着想，那么国际组织就不会得过且过，年年草拟经常重复的议程，而订不出能够衡量和评价行政工作、技术援助和政治成就的主要目标。

105. 联合国宪章载有适合于民族国家生存的行

动目标和原则。但它不是一个方案，也不是一项战略；但是执行当局正是在方案和战略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通过全球战略和各项方案，才能重新规定宪章的宗旨；根据这些方案的相互作用，我们才能够按照正义的标准重新衡量国际关系。宪章已经规定可以按照正义的标准重新衡量，虽然不明确；通过战略和方案，我们才能明确知道宪章中不太清楚的规定，并且实现现在只是萌芽的原则。

106. 迄今已经知道的两个世界组织系统——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组织——都是在战祸结束后立即成立的，而且都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因为每一种成文的制度都已经固定化，所以那些想对已确定的义务作概括、狭窄和限制性解释的人们就求助于宪章的规定；可是，我们也可以对同一文件作实际、广泛、有力、甚至大胆的解释，所需要的只是真正的政治意志。我们可能有机会对现有制度作全球性的，而且主要是政治性的检查；我们呼吁所有的人都要参加这项检查，以便就一项全球性的、有力的行动计划达成协议。

107. 每一项成为准则的成文的协定在制订的时候都是新奇的事物，但是它以后是否有效，要取决于它的执行情况；然后它就成为一种牵制的力量，而不再作为一种进步的工具。在国际范围内，为了跟上快速发展的变化力量，经常有人建议修改法律文件；此后重新谈判则由于害怕改革——有时，确实是由于恐惧——而受到阻碍，在目前的情况下，在既定制度内代表着既得利益的权力中心之间的不信任是妨碍这种重新谈判的原因。因此，这里我们看到了这种极应表扬的修改宪章的提议的注定的命运；这个建议被一些纯属程序性的决议掩盖着，而迄今还没有人公开反对它。

108. 人们可以考虑对中期目标和宗旨、方案和服务以及最后目标作全面的检查，以使联合国系统出现新的面貌，但是并不因而妨碍或取代修改宪章的建议；这项工作同修改宪章同样重要。大会的活动是分散在应付临时情况的年度方案中，而且相互间缺少联系。议程可能载有为执行宪章的战略方面的基本项目。二十七年来，联合国一直没有全面检查它的活动，也没有拟订出一项把现实感和宪章的主要目

标——和平与安全、国际正义、发展、人权和区域性合作——结合起来的战略。

109. 联合国如不重新安排权力政治的话，就不能实现它的全部宗旨——不但在严格的政治领域内需要重新安排，而且在经济领域内也需要重新安排。不然的话，联合国将继续是大国搞权力平衡的场所，当然，也会夹杂着这个技术时代的所有令人眩目的花样。如果真想实现目标，必须采用适当的方法，否则，对目标的渴望总会成为一种浪漫的或政治的寄托而已。对已公布的宗旨是否认真，必须用所采用的方法是否适当来衡量。

110. 有人说，如果现在还没有联合国，就必须创建一个；这个说法意味着，如果没有联合国，当代国际社会将是无法想象的。可是，我们要补充的是，如果现在重新创建一个联合国，或许大家就会以一种极为谨慎和不信任的态度、以一种敌对感来创建它，因而可能削弱联合国的权威。我们完全赞同修改宪章的提议。这些修正案必须寻求一个基本目标——那就是，应该把国际正义提高为宪章的主要目标，其地位同和平与安全一样重要。

111. 我们认为，虽然这项工作决不会立即获得成效，可是总是会有结果的。最不应该采取的态度就是因循苟且的态度，就是屈服于一种强有力的、令人窒息而又没有什么希望的现实状态；这种现实状态倾向于使国际社会的机构重新变为那种过去造成许多灾难和不合理情况的机构。既然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期望不能立即明确地实现，我们只能争论一下我们应该做什么；什么是符合国际间建设性的合作精神的作法；怎样做才能导致以集体安全和国际正义为基础的新世界秩序；怎样做才能导致国际社会政策。当务之急就是应该用正义的准则来重新评估内部的关系，那就是，在细节上作了必要的修正后，将正义原则运用到国际关系上；当代民族国家就是按照这项正义原则重新调整并执行它们的职能，因而就改变了它们的形象、结构和意义。

112. 在这种重新评估的范围内，我们应该完全重新考虑——从一开始就应重新考虑——世界范围的发展和不足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所有的

努力和方案本身都很好，但都达不到我们的期望，而且所有关于技术援助、贸易、经济和技术资源的转让、投资和贷款等等政策都已证明是不够的——虽然我们都承认如果没有这些方案和政策，国际社会中所划分的两个国家集团之间的差距一定会更大。

113. 因为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中一项有意识而且合理的目标——这是从联合国系统及专门机构开始的——我们已经试图采取一些发展的方法，其中值得回顾的方法如下：第一，是多边技术援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是最杰出的典型；第二，是在世界范围内、区域性、甚至分区域的基础上通过银行和基金提供财政援助；第三，是大量的科学和技术转让；第四，是私人 and 政府投资；第五，是通过贸发会议进行的世界性的贸易安排，这是发展中国家最有价值的讲坛之一。今天，有人又向我们鼓吹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有些国家拒绝接受的节制生育。

114. 我们无意损害已经做过、说过、想过和规划过的事项的有效性，但我们要指出一项事实，那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这个事实表明，所选择的方法不足以实现预期的目标，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方法不符合需要。一些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完全和正确地认识发展问题；因此，当经过费力的谈判得到认为适当的方法时，这种方法就已经表明不能解决问题。例如，那个有名的把工业化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拿出百分之一就是这种情况。事务总是有其时间性和理由；推迟会使那些按照某种情况制订的方案因为时过境迁而成为不适当的方案。

115. 某些拉丁美洲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曾经提出并且传播一种垂直的区域发展计划；这项计划是说，由一组工业化国家负责协助一组发展不足的国家，以便这两组国家能够用专属的关税特惠和其他利益把它们自己联系起来。这项要把世界分成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紧密联系的垂直区域计划是想作为打开僵局的一种替代办法——为了打开僵局，大家正在辩论这个主要问题；这个僵局是联合国发展战略无法解决的。按照这种理论，一种世界性的解决办法在某种程度上将由一种区域性的解决办法所代替。

116. 这项计划有一些吸引人的论点，可是，它

所叙述的方法却是早已广泛采用过的促进发展的方法，而且我们也得不到什么保证，即这些方法既然在世界范围内无效，在区域范围内是否也会同样无效。此外，这种把世界分成南北两部分的作法也会增加相应的不发达国家的政治依赖。假如这项计划在执行时能够同行使权力的机构与习惯的深刻改革配合进行，它才能避免在政治意义上的混淆。

117. 在广泛的世界性的利益相互作用的情况下，不发达国家得益于几个权力中心的存在，这些国家可以同它们轮流进行谈判，而且在这方面它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其竞争、而非争论来从中得益。过去二十年内的两极结构所提供的谈判余地较小，而本世纪最后几十年内将出现的四极结构可提供更大的谈判余地。

118. 对技术的无秩序和不合理的使用，使我们想到这个星球上的人类命运。将来的世界必定是国际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国界的；可是，只要对世界权力机构不作根本的改革，不发达国家就势必要利用那些已经有点过时的法律和政治手段，并以此作为它们的自卫手段。因此，尽管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增长，这些国家仍必须利用民族国家、主权、各国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和那一整套体现民族国家的国际力量的原则和理论。

119. 在这次一般性辩论期间，本大会已经听取了墨西哥外交部长埃米略·拉瓦萨先生在第二〇五〇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这建议就是，不发达世界应该在安全理事会有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具有宪章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应该保持并且研究这个意见。整个不发达世界确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政治力量；它在安理会占有一个席位，具有同五大国平等的法律地位，就会给联合国带来健康的政治平衡。就使联合国能够研究一些特殊的规则；例如，轮流指派占有该席位的国家；担任该崇高职务的较长期限，以及就代表发展中国家的那个国家行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固有特权所依据的那些规则和准则达成协议。

120. 今天有人主张我们必须想出另外一种发展的模式，它适合于不发达国家，但是不同于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这个意见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因为，

尽管这种意见可能符合因地制宜的原则——这项原则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但它可能导致一部分人类长期无法得到使用技术的好处，而且可能使他们无法对征服自然和充分发展人类潜在能力的伟大过程作出积极贡献。

121. 要说的问题很多，可是，我们要指出一件事实，那就是，工业化国家还没有完全了解，欠发达的国家的发展在客观上对它们是有好处的。因此，工业化国家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个问题是它们的问题。当然，这种态度同把世界分为民族国家的事实是一致的；在那些一体化的区域内各国的新的结盟或许可以打破这种分裂状态。一部分援助方案已经获得同意，而且支持这种方案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威望和影响力，而且也包括文化上和技术上的威望和影响力。

122. 日益发展的相互依存是当代国际社会的有力的特点之一，因而某些问题完全不是一些民族国家——哪怕是最强大的民族国家——所能决定和权力所能解决的。我们不能设置障碍，并认为对国外所发生的事务漠不关心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没有繁荣的孤立地区，因为问题总会超越分离论者的和造成隔离的障碍，而任何实用主义的漠不关心态度都是不可能的事。

特雷普钦斯基先生(波兰)回任主席。

123. 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因而它是世界政治中心；只要从这个特大的城市向南飞行几个小时就到了不发达地区，那里充满了挫折和不安。这个地区向南延伸到南美洲大陆，一直扩展到非洲、亚洲和大洋洲。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不能充分确定，还有待社会学、历史、经济学和政治学去研究。可是就其持久性而言，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就是北半球大工业化国家的封锁线所发挥的极大吸引作用；这种不以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意愿和目的为转移的作用在增长着，而且在社会力量的规律的范围内是不利于一些比较弱小的地区的。只有以国际共同体的社会学原则为基础、以正义准则为指导的国际社会政策才能转变这种趋势。

124. 世界贸易不适当地反映出权力关系，而贸易条件的不平衡就是这些关系的一个后果。因此，不

发达国家想通过协商和达成协议的办法来加强它们的谈判能力,以便形成一条统一战线来对付工业化国家。这样做是很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因此,拉丁美洲协调特别委员会(众所熟知的拉协特委会)会议、贸发会议中不发达国家的预备会议以及咖啡和其他产品的输出国会议——所有这些会议都象咖啡会议一样,都没有什么共谋之嫌,而且都不是想组织卡特尔。它们也不是要自行划分市场或对谁施加压力。它们的作用是为了维持秩序和自卫,并且确实是想弥补当事一方的谈判弱点,以便在同一些工业化国家进行交易时能够恢复待遇上的平衡。这些工业化国家的技术、机器和服务天天涨价,但是从不发达国家进口的商品价格上涨几分钱也使它们感到惊恐。可以证明,在过去十五年内,由于波动而非常不稳定的这几分钱已经引起幻想和失望,而工业产品和技术服务的费用则有增无己,两相比较,那上涨的几分钱要差得多。

125. 此外,我们必须慎重地审议国际劳动分工问题,因此,也必须慎重审议各区域的补充性质,以便使各国有效地生产它最适于生产的产品。应该完全由不发达国家进行最适合它们的环境的经济活动。因此,某些发达国家在支付津贴的情况下生产的糖和棉花——它们用这些产品人为地把世界市场价格压低——应该首先完全由不发达国家生产。

126. 国际发展援助工作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可是也存在着许多正需要评估的缺陷和差距。人力方面——那就是说,在教育和训练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欧洲因为有非常合格的人力资源,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能够迅速复原。因为有这种人力资源,马歇尔计划在欧洲才获得成功。联合国及各专门机构虽然为此目的建立了重要的服务机构,可是仍旧可以更加强调,并且把更多的资源和努力投到教育和训练中去。大家都知道不发达国家正缺乏行政和管理技术。

127. 不发达国家不知道如何利用它们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由于失业以及知识和技术水平不高,所以目前低估了这种资源。失业人数往往占潜在的可用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十。不发达国家所浪费的这种宝贵资源在某种程度内可以用于自助方案。

128. 以适当的规模就地训练行政和管理技术人

材,以提高不发达国家所有公共和私人活动的效率水平,并与广泛推广技术的自助方案结合起来,同时帮助发现和实行一套足以激励和鼓动人民的方法,这样就能够迅速发动发展的内部力量。

129. 由于通讯越来越便利,国际社会就相对的缩小了;这个社会正发生一种类似于民族国家发展的现象,那就是,有吸收能力的地区使繁荣成为一种特权,尽管也许是一种要不得的特权,因为它使其他地方生活得单调乏味。这些生活单调乏味的地方继续维持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繁荣;而那些传统上比工业地区落后的农村人口则牺牲自己来养活城市。即使不是出于蓄意制订的政策或任何慎重考虑的意图,可是,世界上不发达地区毕竟为维持发达国家高度生活水平作出了自己的牺牲。因此,除其他事实外,我们都知下列这些事实:经济贫穷的不发达国家成为工业化国家无法控制的急剧通货膨胀的牺牲者;在没有不发达国家的预知和参与下推行的金融业务使它们深感不安;对它们的出口货物实行低价政策是它们的负债原因之一,因为它们不能以出口、换句话说,不能以它们的劳动成果来维持其计划。

130. 因此,从上述情况来看,不发达问题显然不是在国家范围里所能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国际行动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不发达问题受到各种不同的、密切关联的经济的影响,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一个需要由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解决的问题。此外,由于某些国家从一种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类型,其余国家的情况就更为困难,因而采取世界性政策的需要也就更为迫切了。如果事务只以社会和政治手段来处理,不发达状态很可能成为一大部分人类逃脱不了的命运;那时,我们将会寻找一些新的委婉词来表达它了。

131. 贸易必将仍是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这当然是改善负债情况的一个办法。遇有国际贸易不平衡,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较高的薪给和较好的生活条件的工业化国家激烈的通货膨胀是无法类比的。因此,即使从谅解的观点来看,虽然重复了指标和决心,贸发会议第三届会议仍然几乎完全失败,这确实令人感到失望。

132. 我们现在应该设想一下解决这个世界性问

题的其他一些途径，消除这个世界性问题的根源，并处理这些根源及其后果。我想到的办法，在目前充斥着严重的实用主义的时候可能看来纯粹是空想，可是在将来一定会深入谈到，这就是国际税。我们可以预测，有一天某些经过仔细选择的生产活动总会支付这种税，这种税极明白地显示出许多国家对那些生产活动有贡献，或是由于拥有名义上的权利——例如对国际海床资源的权利，或者是由于许多国家的参与而使商业繁荣获利——例如多国公司。我们谈到的海洋资源不仅是指国际海床的资源，而且也包括生物资源。因为我们必须有个开端，海洋看来是最适当的课税对象。

133. 为了反对国际税，可能会提出类似于反对国内税的论点：人们可能会说，国际税将会提高成本，妨碍生产等等，可是，事实上国内税确实存在。即使国际税现在可能看来是空想，但它必将存在于国际社会之中。

134. 因为水、鱼、浮游生物、潮汐等等的活动是没有界限的，所以，如果能够就这些人造的富源分配问题制订出一项真正可行的普遍参加的办法，就可以减少在新海洋制度内发生的某些最尖锐的利益冲突。因为海洋是人类的主要储备，可以划出一条沿岸海域由沿海国专用，但是该国应作出向国际发展基金自愿捐款的某种承诺。而且，那时沿海国同国际社会应该就另外一条海域达成协议，对这条海域的开采应规定少量的强制性捐款。最后，关于所谓的公海——捷足先登的国家或最强大的国家不应再对它拥有特权——应该建立一项更加复杂的各国共同参与的制度；应由各国普遍达成协议以制定捐助性课税制度。

135. 因为没有有一个世界政府，所以这种制度应该在条约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因此，也就必须通过建立国际协议的中心即国家来发挥作用；但是，关于管理和行政问题，只要这项计划不停滞下来，就必须建立一套由多数议决的细致的制度——当然，不能有否决权——而且这个多数应该是分配很均匀的、平衡的多数。

136. 这些想法是在利益相互依存的范围内提出来的，因此完全没有任何赠予的概念。如果大家真正

想把国际社会组织起来，就必须按照国际社会的现实情况行事。它涉及强调教育、训练和专门技术知识，而且涉及研究动机和奖励的技巧以及探寻合理的国际劳动分工。

137. 如果国际社会没有建立一项最低限度的安全制度，那么，甚至最好的技术和人力计划都会贬低为空想的计划。大家已经就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和规则达成了协议；可是，目前国家范围以外的集团——但他们的行为仍影响国际关系——正在制订它们自己的法律，那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不合理的暴力法律。国际社会必须保卫自己，免遭恐怖主义之害——这种恐怖主义正在毒害着国际关系，而且要用恐惧的压力取代理性说服；要用威胁取代谈判；要用急迫的、激烈的和无情的行动取代渐进改变制度的过程。

138. 联合国是个共鸣作用很大的世界讲坛；可是，它也是、而且应该继续是一个组织一切的首脑；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执行宪章的一个工具，而宪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套目标和一些保证合作的契约性义务。

139. 联合国本来就有其局限；因此，联合国的谈判工作需要两个因素：时间和耐心；其中一个客观因素，另一个是心理因素。如果缺少这两个因素，它所进行的复杂的谈判就不能成功。在谈判的过程中如果操之过急往往意味着迟缓，缺乏耐心或临时凑合是不能衡量掩盖着的差距的。

140. 联合国基本上是一个伟大的合作工具；事实上，它也是符合民族国家生存的最复杂和最广泛的工具。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能够取代它的组织。我们坚决赞同在政治、经济和法律的范围内增强联合国的力量。我们热烈地参加了它的工作和它的方案；我们了解到，在以武力的法则支配国际关系几世纪之后，国际社会制度化的过程必定是相当缓慢的。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把对联合国的批评当作是对我们自己的批评。只有联合国会员国真正希望它发挥作用，联合国才会发挥作用。我们已承担了一项共同任务，要求对世界每个人的生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重申我们决心忠实地而且极为积极地致力于实现联合国的宗旨。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对和平的热望和我们

的守法精神，而且也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国际组织成员的问题和期望具有共同的认识和了解。

141. 阿梅拉辛格先生(斯里兰卡)：今年五月二十二日，我国出现了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重大变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为共和国。同时，我们取消了十五世纪葡萄牙占据沿海省改用的锡兰国名，恢复使用在古代编年史和瓦尔米基史诗《罗摩衍那》里所使用过的“斯里兰卡”这一名称。国名从“锡兰”改为“斯里兰卡”——最接近的意译是“灿烂宝岛”——不仅是对过去的一个浪漫的召唤：这是对我国文化遗产价值的一种确认，也是对我国文化同南亚和东南亚各邻国间的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一种肯定。在这些国家里《罗摩衍那》是极有价值的文学名著和杰出的文化成就。因此，今天是我第一次以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身分向你，主席先生，和大会发表讲话。

142. 五月二十二日的宪法改革使我国成为共和国，从而割断了我们同不列颠王国政府已经保持了一百五十七年的联系。但是，斯里兰卡仍然留在英联邦内，将继续维持并还要努力加强我国同英国的友好关系。当沃尔特·惠特曼讲到比条约更有约束力的人与人间友谊的热诚因素的时候，他所指的就是这种精神。

143. 主席先生，我代表斯里兰卡代表团并以我本人的名义，对你当选为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主席，表示衷心的祝贺。在向你的国家和你祝贺的同时，我们也向大会祝贺，因为它选出一位主席已经充分表明他在领导大会工作，特别是在处理一些有很大争议的问题方面既机智又能干。这届会议一开始就出现的彼此意见分歧和刻毒攻击的动乱局面，通过你干练的领导才略，已经安定下来了。情况可能再一次变得险恶，但至少我们确信，我们是在可靠的人的领导之下。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毫无保留地给予你最充分的合作。

144. 我谨向前任大会主席，杰出的亚洲人，印尼外长亚当·马利克先生表示深切的赞赏，因为他很能干地主持了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工作。该届会议目睹了正义和公理战胜偏见和派别成见，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从而使更我们更接近普遍性的理

想，而这个理想是实现宪章的目的和原则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145. 我们的前任秘书长吴丹，这样一位品格沉着的人，九年来第一次不再和我们共事了。他具有同情心、无懈可击的高尚道德和渊博知识，这些出众的优点使所有在他任职期间荣幸地和他共事的人们都感到非常敬佩。吴丹的令人敬爱的谦逊精神，毫不夸示的态度，勇敢的言词，谨慎的行动以及适应时机的克制精神使他在国际关系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146. 去年，我们有机会〔第二〇三一次会议〕欢迎吴丹的继任者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他在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方面的长期经验将证明是本组织的无法估量的宝贵财富。瓦尔德海姆先生已经证实具有坚强的独立性，毫不畏缩的首创精神以及尽量利用其崇高职位的权力的坚定的决心。在这样一个其利益和政策如此分歧和互相冲突的组织里，任何一个积极主动的人都面临受批评的危险，而这种批评又往往是吹毛求疵并具有破坏性。我肯定本组织不需多久便会认识到，本组织对秘书长和秘书长对本组织负有同样大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在争取实现我们自己所承诺的崇高理想方面采取一种建设性的合作态度。

147. 自从我们上一次开会以来，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有了很多戏剧性的变化和发展，这必然会增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希望，并有助于消除或减轻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严重地影响全世界的紧张局势。我们同那些在这次辩论中在我之前已经提到这种趋势的发言人一起，欢迎通过签订华沙条约^④和莫斯科条约^⑤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波兰和苏联的关系得到改善，并欢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着建立兄弟般谅解这一目标取得的进展。这些措施和这同一过程的完成阶段，即由东欧和西欧各国之间举行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参加的一次有关欧洲安全与合作的会议——该会议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世界这个地区就相互和均衡裁军达成协议——都是那些为实现这些目的而一直孜孜不倦地工作的国家领导人的功劳。我们热烈欢迎这些努力，并对迄今已经取得的成就

^④关于关系正常化基础的条约，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华沙签订。

^⑤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签订。

感到满意。我们诚恳希望他们最后取得圆满成功，从而使欧洲成为世界其它地区所羡慕和值得仿效的典范。欧洲安全的缔造者集中精力来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我们只希望他们不会认为他们自己已没有任何责任帮助世界其他地区建立类似的和平与稳定的环境。我们希望他们尽力消除暴力冲突的根源和中东存在的几乎不可改变的敌意，结束前印度支那发生的自相残杀的战争，并且根除白人少数人政权和非洲一些政府以及葡萄牙政府在其非洲各领土内仍然采取的恶毒做法和迫害政策。

148. 最近在亚洲也已经有了有一些预示着美好未来的发展。中国和日本政府互相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将消除过去对抗的冷酷和阴暗的回忆，并且由于结束了三十五年的敌视和疏远，将为亚洲两个最强大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提供基础。我国代表团要赞扬双方领导人，因为他们具有勇敢和有远见的政治家才能。我们特别要赞扬中国政府，因为它宽宏大量地不坚持一切战争赔偿的要求。历史已经表明，惩罚性的和平只是报复行为发生前的一种平静。我们相信，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决定将会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不愉快的经验的重演。

149. 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日本宣布打算为两国间签订和约开始谈判。这个谈判的成功必然对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前途有重大的影响。

150. 我们要向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表示祝贺，因为他们努力恢复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的友好接触，而这种努力，我相信已由于美国总统的第一次访问中国而引人注目地加强了。同样受欢迎和值得赞扬的是美国和苏联在共同利益方面，特别是在军备控制方面有增强合作的迹象。

151. 我们希望，南北朝鲜之间通过设在这个国家分裂的两部分的红十字会组织正在进行的交流将是双方走向最后消除分歧和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起点。

152. 以前的敌人走向和解的这些行动表明了对宪章原则应有的尊重，并且显示出有关各方具有开明地对待自身利益这一健康态度。这些行动将帮助促成有利于亚洲的合作、稳定和进步的形势。

153. 一九七二年七月三日巴基斯坦的布托总统和印度的英迪拉·甘地总理签订的西姆拉协定载有一些基本要点，如果该协定遵照其条款的精神予以执行的话，这些要点就可以消除使印度和巴基斯坦自分治以来一直隔绝的那种相互猜疑和愤怒的敌视。如果该协定这样认真地执行，不仅会避免未来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而且将会明确保证以后可能出现的任何不和都会得到友善的解决，而持久的友谊与合作将会替代过去二十五年的无法缓和的敌对状况。因此，不能容许对协定的最后执行有任何的拖延。

154. 希望这种精神将会占上风，以便可以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间建立牢固和持久的友谊。我们象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一样，已经对孟加拉国给予外交上的承认并支持它加入专门机构。因此，我们支持孟加拉国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A/8754-S/10759〕。可是，我们决不认为把这个问题列入大会议程中总题目为“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的项目〔项目23〕的倡议是符合孟加拉国的最高利益的，因为这样做可能获得和主张列入该项目的人的意图完全相反的效果。这种做法本身是否符合宪章规定还值得怀疑。不幸的是，我们企图达到的目标往往被我们选择采用的手段所危害，这是人类的弱点之一。此刻最符合孟加拉国利益的行动是，集国际社会的努力，排除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障碍，促成两国间的和解，这样必然会使巴基斯坦不仅承认孟加拉国的存在，而且给予外交上的全面承认。

155. 我们想提请大家特别注意安理会第307(1971)号决议，其中“吁请一切有关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全人的生命和遵守一九四九年的日内瓦公约，并充分实施其中关于保护伤病人员、战俘和平民的条款”。我们相信，如果在执行关于遣返战俘的日内瓦公约方面有什么障碍的话，不论是法律的或实际的或者甚至是政治的障碍，只要给予第三日内瓦公约的第一一八和一一九条以应有的尊重，^⑥这些障碍都可以迅速地清除掉。同时，我们希望那些属于巴基斯坦武装部队的三万名孟加拉人和目前在巴基斯坦

^⑥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七十五卷，第135页。

的大约一万名行政人员将获准行使选择回到孟加拉国重建家园和协助该国重建和发展的权利。

156. 我们提出这些意见时不是存心批评而是期望能够看到在整个次大陆上建立和维持和平与友谊。我们倾向于相信，如果让有关方面自己处理，而外界除了鼓励和协助达成协议外不作任何干涉的话，这样的结果是能够达到的。

157. 我们知道，这里有很多人把战俘问题当作问题的关键，而不把巴基斯坦对孟加拉国的承认作为关键——不管我们可能多么诚恳地希望巴基斯坦给予这样的承认。把释放战俘作为巴基斯坦承认孟加拉国的条件的做法是不符合一九四九年第三日内瓦公约的文字和精神的。第三日内瓦公约明确地规定了释放战俘所应遵守的条件。同时，我们必须指出，联合国接纳孟加拉国为会员国不应以释放战俘作为条件。

158. 我们向所有的有关方面呼吁，请它们为和解而努力。和解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包括：释放除那些犯了战争罪行而应受审判的战俘以外的所有战俘；巴基斯坦遣返那些愿意回到孟加拉国的原来属于巴基斯坦武装部队的三万名孟加拉人和大约一万名在巴基斯坦的孟加拉公民，他们大部分是行政人员。第三个要素是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间的相互承认，这是我们所要建议的。如果就这些措施达成协议，如果执行这些措施的行动步调一致，并且，如果履行这样一项协议所规定的义务获得可靠的保证，那么，就会清除在整个次大陆上建立和平与协调局面的主要障碍。西姆拉协定已经为最后的解决提供了有利的气氛，过去在印度次大陆曾得到妥善解决的诸如资产和债务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应成为不可越过的障碍。

159. 印度支那战争在继续着，这是一个残忍的没有尽头的战争。这个战争正在一个地区造成大量的苦难和破坏，而这个地区已由于遭到超过三十年的连续战争摧残而流尽鲜血，并已遭到实行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轰炸规模的无情轰炸这样一个政策的摧毁和破坏。难道不能从历史的教训中受益吗？人类的精神在捍卫它认为是它的合法权利时是不可屈服和摧毁的，世界上还没有发现任何一种足以迫使人类屈服的武器，难道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吗？整个民族可以被永

久地夷平，但那种反抗精神将永存下去。我们希望理智和现实主义将获胜。

160. 虽然有人想使世界相信，已无人主张寻求以战争的办法解决问题，但看来这种做法还未放弃。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立即停止战争，并建立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民族团结政府，这样的政府将具有弥补战争的严重破坏和具有使越南人民从笼罩他们达三十年的恐怖中解放出来的政治意志和能力。

161. 我们斯里兰卡对目前苏联和中国之间关系的状况，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没有趋向和解的进展而感到日益忧虑和关注。这些国家过去的相互友好关系曾一度给亚洲的进步和团结带来最美好的希望。使这些国家产生隔阂的误解，必须毫不延迟地予以消除，这不仅符合亚洲大陆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更大利益，这样就可以把人民的精力和资源用于更有建设性的经济发展工作。

162. 突然爆发的针对无辜人民的恐怖行为和暴力行动粗暴地扰乱了中东脆弱的停火，而这些行为已经成为野蛮报复行为的一个借口，这些报复行为的荒唐残酷和恐怖程度并不亚于他们所企图惩处的那些人的行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先生在向大会〔第二〇三八次会议〕发言时表现了他在处理这个爆炸性问题方面所持的令人敬佩的政治家风度和公正态度。对这个应该考虑到人道和政治因素的问题，他的客观性和洞察力同其他人的态度形成明显的对比。

163. 大多数人倾向于设想恐怖行为开始于慕尼黑。我们毫不犹豫地谴责恐怖主义，不管凭借这种手段的人是谁。但是，如果我们是真正地关注于结束恐怖主义而不仅仅是本着派别偏见来利用恐怖行为制造政治资本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审查并努力根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和迫使人们采取这种手段的情况。恐怖主义的根源是失望和挫折——这种失望就是由于未能从这个对造成不公正情况负有主要责任的组织中获得公正处理而感到的失望。这种失望同精神错乱没有什么差别，因而以忧郁的沮丧或无情的暴力表现出来。数十万已经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天天看到自己的房屋被拆毁，看到他们的产业被没收，仅得到微不足道的补偿，根本没有希望再享有这些东西。对他们的命运和困境负有责任的组织已经把他们忘记了。

164. 作为调查以色列侵犯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措施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我对本组织的许多会员国在审议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时的态度感到深深的不安。在表决就占领区居民的人权所遭到的肯定并经证实的侵犯提出抗议的决议草案时，这些会员国认为弃权是公平和正当的，但慕尼黑和利达飞机场的愚蠢的野蛮行为却突然把他们从麻痹中唤醒过来。要是本组织早就采取负责任的行动的话，慕尼黑和利达事件是不会玷污近代历史的篇章的。必须说明，对秘书长值得赞扬的是，他首先向大会提出了这个问题〔A/8791和Add.1〕。沙特阿拉伯代表提出的非常公平、合理和客观的修正案〔A/L.673〕正确地看待问题，把注意力集中到恐怖主义的根源而不是集中于对个别行为的谴责。但第二〇三七次会议对该修正案的表决记录清楚表明，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仍需要有更加广泛的公正和正义感。感谢沙特阿拉伯代表，我们现在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并采取我们希望能避免未来的慕尼黑和利达事件的处理方法。

165. 我们已经提及非洲的种族隔离的恶毒措施和葡萄牙在其非洲领土中对自由运动的残酷镇压。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是，某些西方国家完全出于经济利益的物质考虑，以最貌似有理的借口，鲁莽和无良心地不顾道德原则和法律义务，对已经受到普遍谴责的非洲白人少数人的政权和政策给予鼓励、安慰和支持。有人认为拒绝给南非以外国投资只会损害非洲黑人的利益，没有人真会相信这种论点。

166. 今年我们的议程上又有关于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项目35〕和世界裁军会议〔项目26〕的项目。此外，我们还有一个指定在全体会议上讨论的题为“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新项目〔项目25〕。

167. 秘书长的报告〔A/8775和Add.1-4〕并没有透露任何国家在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方面提出有创见的提议，安全理事会本身迄今为止也没有提出取得执行成绩的报告，虽然已经提出了一些只不过是重述我们的义务的草案。

168. 就世界裁军会议而言，我们并不反对所有国家参加这个重要问题的讨论，但如果现在认为有必

要举行世界裁军会议的话，就等于承认已存在多年而且其成员已得到扩大的裁军委员会的会议失败了。裁军问题的处理继续是物质性而不是道义性的：削减军备和宣告某些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非法的处理办法，而不是审查迫使各国进行军备竞赛和战争的根源并作出努力消除这些根源。而另一个十分荒谬的看法就是，基本上把核试验当作一个污染的问题；因此，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对大气层试验表现了激动的情绪。对两个超级大国签订的限制它们可保留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数目的条约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议，我们把自己弄得欢喜若狂。这种限制仍然允许这两个大国发展核武器，甚至更尖端的核武器，只要任何一国或一些国家仍然拥有核武器，那就一点也不会减少世界面临的毁灭威胁。超级大国拥有互相毁灭甚至毁灭整个世界绰绰有余的能力，不可能指望世界对那种轻微地削减它们拥有的毁灭能力的协议感到过分宽慰。我们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召开一个世界会议，通过完全消除非正义现象和采取积极措施清除国家间的社会和经济不平衡来清除战争根源。这对和平与进步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169. 关于裁军的物质性处理办法，我们一贯主张，避免一场核战争的唯一保证是由所有核国家对包括下列措施的一项行动纲领承担不可改变的义务：首先，核国家无条件地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明确地完全放弃使用核武器的权利；第二，通过禁止地下核试验来缔结一项全面或广泛的禁试条约；第三，停止制造核武器和冻结核武器的现有储存；第四，逐步拆除核恐怖的全部设备。

170. 当我们让一些国家自由地进行地下试验并给现有的空前规模的核武库增添武器时，我们就没有权利谴责其他任何进行大气层试验的国家，特别是如果该国只有一个不发达的核武库。

171. 对裁军委员会会议未能拟订一项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和从所有国家的武器库清除这些武器的条约草案，我们不得不表示失望。我们记得去年迫切要求通过关于细菌武器的公约^⑦的那

^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第2826(XXVI)号决议，附件)。

些大国曾含蓄地保证,如果该公约获得通过,我们就可以指望今年能得到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协定的酬报。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裁军委员会并没有对大会守信。

172. 我们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裁军问题所持的总的主张是,必须设法清除战争的根源。这种主张决定了我们对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应持的态度。一个动听的理想主义的论点是,如果不使用武力的问题要求禁止使用一切类型的武器的话,所有国家将处于平等地位而没有任何国家会得到单方面的军事优势。我们不得不同意苏联备忘录提出的要求在议程上列入这个项目的提议[A/8793]。不言而喻,禁止使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完全符合确保所有国家具有相同程度安全的原则。但我们认为,在当前世界具有的条件下,这样一个办法是缺乏现实性的。我们非常希望这个提议所根据的设想是合理的。那些提出这项提议的人们必须问问自己,为什么各国希望用核武器或用常规武器或兼用两种武器来武装自己呢?这类武器的禁止使用怎样同武器的生产和拥有权协调起来呢?所有国家具有相同程度安全的确切意思又是什么呢?根据那些前提和假设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时,我们可以用尽修辞学上的所有词藻,但我们忘记的是,即令认为所有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所有国家在力量和能力上也不是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是平等的。

173. 使我们感到灰心的是,那些向我们呼吁在国际关系上不要使用武力的国家——我们这里绝大部分国家在国际关系上从来没有使用过武力——却难于同意一个甚至在有高调宣言的情况下仍能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积极和建设性建议,这就是和平区的建立。在大会第二〇二二次会议上只有半数会员国投票赞成去年在我国代表团和坦桑尼亚代表团倡议下,为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而提出的十三国决议草案,即后来的第 2832(XXVI)号决议。这一事实表明我们离开现实有多远:我们欢迎反弹道导弹协定和限制攻击性战略武器,却带着猜疑和忧虑来看待一个在世界相当大的地区内排除军备竞赛的提案,一个谋求免除大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的提案。

174. 我们将在本届会议上竭尽全力使宣布印度

洋为和平区的建议取得若干进展,并希望那些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真正关注的国家支持我们的努力。

175. 今年八月在圭亚那的乔治敦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有五十九个成员国出席。该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在该宣言中,外交部长们满意地注意到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通过了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决议,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这个倡议是加强国际安全的重大贡献,它的执行会大大加强新兴的世界和平结构并有助于为迈向全面彻底裁军创造条件。此外,外长们认为本宣言的执行会加强第三世界一个重要区域的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形势”,并同意在联合国本届会议上采取协调的行动。^⑤

176. 乔治敦会议也指出,“地中海日益成为相互显示军事力量的地区”,并“欢迎关于由地中海不结盟国家和那些渴望并准备努力使地中海成为该地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与合作之海的国家一起召开会议的倡议。”^⑥

177. 就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建议而言,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从印度洋的沿岸国和内陆国的领土上撤除所有外国基地;但我们的第一步必须达到从印度洋排除大国的竞争和大国的军事存在,不否定任何沿岸国或内陆国有维持军事潜力的权利,以满足其安全的最低需求和保证其不受外来的干涉。

178. 我们同参加乔治敦会议的国家一起,对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东南亚五个国家签订的吉隆坡宣言表示满意。该宣言“表示它们决心谋求承认和尊重东南亚作为一个没有外国势力的任何形式威胁或干涉的和平、自由和中立的地区……认为这个行动是一种积极发展而予以欢迎,并促请所有国家尊重这一目标”。^⑦我国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吉隆坡宣言。

179. 让我现在转而谈谈那些影响我国人民生活 and 一般福利的问题,即贸易和发展问题。本年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三届贸发会议。发展中国家曾希望:按照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

^⑤ 见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在圭亚那的乔治敦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通过的宣言,第 14 段。

^⑥ 同上,第 13 段。

^⑦ 同上,第 15 段。

年国际发展战略〔第 2626(XXV)号决议〕的规定，能通过贸发会议使发达国家积极承担明确义务来采取政策和措施，以改善发展中国家贸易前景并改善对其发展的财政援助的数量、条件和范围。它们的这一希望再一次落空了。

180.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先生在第三届贸发会议上的发言^①——这是他在这样的会议的第一次发言——包括一些也许令人沮丧却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行长率直地促请大家注意，世界上最贫穷的一些国家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少于二百美元，而其人口则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六十七。它们在第一个发展十年里的每年国民平均收入的增长率仅为百分之一一点五。虽然各发达国家在通过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时为了达到增长指标，曾同意以官方发展援助的形式提供的外援应该在一九七五年前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七，可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大概等于发达国家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而它的外援率却从以往十年中的头几年的百分之零点五强逐渐下降到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零点三一，并且预料到一九七五年将进一步下降到大约百分之零点二四。世界银行行长得出了下述令人感到不安的结论，即这个发展十年的头五年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很可能达到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三五，或仅为发展十年指标的一半。

181. 世界银行行长引述的其他统计数字甚至更加惊人地说明了在生活标准上，拥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发达国家和拥有其余四分之三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世界银行行长指出，发达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大约是每年二千四百美元，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数字却是一百八十美元；预料到一九八〇年时，发达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大约增加一千二百美元，而发展中国家甚至在达到第二个发展十年制订的增长指标的情况下，国民平均收入的增长也达不到一百美元。世界银行行长还指出，按不变价格计算，发达国家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预料将从一九七〇年的二万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三万亿美元。如果发达

国家要把官方发展援助水平从目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三五增加到它们自己拟订的百分之零点七指标的话，它们仅需要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额的百分之一一点五，即一百五十亿美元，剩下的增加额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五，即九千八百五十亿美元可用于满足它们自己的国内需要。这差不多等于百分之一一点五的超额利润税或节约税，它们可以很轻松地支付，并且在这之后还可随着接受援助者的购买力的提高而得到利益。

182. 尽管援助数字只反映官方发展援助，但这些统计数字却表明了诺言和履行诺言之间的距离是多么大。发展中国家必须绝大部分地依靠官方的发展援助，因为私人的发展援助往往不符合受援国的社会愿望或不顾其经济政策和政治问题。

183. 对第三届贸发会议的成就作评价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了取得外汇来给发展计划提供资金而过多依赖初级商品，但初级商品的价格稳定问题在这届会议上却受到了粗暴的对待。关于补充性资金筹集计划方面，已经取得一些微小的成就。这种计划较之目前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更便利、更可靠和更及时，其目的在于使发展中国家的计划不致因出口收入的意外下降而造成混乱和破坏。发展中国家在联合王国、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支持下，取得一项决议，其中要求编制一个计划，包括对计划费用进行评估，以便使国际社会能够同意为计划提供资金。^②

184. 第三届贸发会议在考虑关于特别提款权和发展援助之间建立联系的建议方面，或在接受关于下次发出的特别提款权的主要份额应给予发展中国家这一原则方面，都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联合王国的较为进步的态度再次有助于促使会议确认有必要对联系问题给予最认真的注意，并且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可能早日进行研究和提出报告，以便有可能执行一项可行的计划。正如我在不同的讲坛上指出的，我希望这个联系不会作为未实现的联系而载入史册。

185.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制度改革方面得到

^① 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议事录，第三届会议》，第 1a 卷，第一部分，《各代表团团长发言摘要》（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3.II.D.Mim.1，第一部分），第 324-328 页。

^② 同上，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3.II.D.4），附件 I.A，第 84(III)号决议。

一些微小的满足——象从富人桌上得到碎屑一样满足——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在负责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提出建议的小组中取得代表权，这个小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关于改革国际货币制度及有关问题委员会。

186. 总的来说，第三届贸发会议给了发展中国家一点希望，但没有给予什么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展望未来时最好认真地注意到当代经济活动是由四个经济巨人所控制的，并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仍将如此。当前出现了国际经济卡特尔的新现象，这是一种区域性组织，欧洲共同市场便是最好的例证。从一九七三年一月起，随着联合王国、丹麦和爱尔兰的加入，这个共同市场的规模、能力和影响将有所增长。其他三个经济巨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美国的强大经济；通过与其最强大的邻国改善关系而呈现新的前景的日本的令人生畏的经济；以及在天平另一端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员国的、紧密结合的、由国家控制的经济。剩下来的就是称为“七十七国集团”但实际包括大约九十五个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它们除了向发达国家呼吁以外，没有什么前景或进行合作的办法。

187. 斯里兰卡在商品价格问题和维持贸易条件的适当平衡方面的经验几乎是独特的。在差不多二十年里我们一直遭受着贸易条件方面的持续恶化，每年的平均数从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六年期间的一百四十二下降到一九六八至一九七〇年期间的八十八。虽然这种恶化最初主要是由于进口价格迅速上升而出口价格却始终不变，但最近橡胶价格的猛跌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至于我们的外汇储备，每年平均赤字从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六年期间的六千九百万卢比增加到一九六八至一九七〇年期间的十亿零三百万卢比。如果告诉我们必须勒紧裤带，这对我们来说是无济于事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使我们渡过困难的办法和获得使我们的工业部门全面开工的外来资金，以便防止失业的日益增加。

188. 在需要时获得适当数量和条件宽厚的外国援助对我们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我必须代表我国政府表示深切感激的一个最显著的援助事例就是：在去年的关键性期间里，我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那里

获得二千五百万美元的免息和自由兑换的外汇贷款，在三年宽限期后以十二年时间分期偿还。这项贷款的特色在外援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还有今年我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使人信服地证明了它对发展中国家的慷慨和友好以及遵守它在第三届贸发会议上向参加国建议的外援政策的决心。

189. 虽然有很好的理由单独地特别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我还要代表我国政府衷心地感谢援助锡兰国际财团的成员国及不属于该财团的其他国家在过去和现在继续给予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没有忘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联合王国给予我们条件宽厚的官方援助——这是超越一切分歧的一个联邦团结的真正标志。

190. 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在其春、夏两届会议上成功地取得的进展，特别是通过了一份将提交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讨论的问题清单(A/8721和Corr.1, 第23段)，足以证明大会准备在明年大会进行期间正式召开海洋法会议是正确的，并足以要求该委员会利用已规定的一九七三年春、夏两届会议来推动海洋法会议的筹备工作。

191. 该委员会过去两年内的讨论清楚地表明，要对那些将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不同的问题达成协议，就得做到下列两点：首先是，愿意修订现有关于公海自由原则的陈旧解释，这项解释只能在理论上而并非在实际上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其次是同意采用经济区或承袭海的概念。几个主要海洋国家根据它们对公海自由原则的过时解释，硬性遵守至今允许的惯例和至今享有的特权；为了适合现代世界的经济现实，这种过时的解释需要用一种关于该原则的更为公正和更为平等的适当解释来替代。海洋法会议不应该成为主要海洋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间的对抗，而应在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现有经济差距的考虑下成为各国照顾彼此的利益和需要的场合。

192. 我们并不想要由弱者去承继世界。我们所要求的是，强者应该帮助弱者建立一个能够日益使各国实现正义的世界，从而使联合国能够在本世纪的其余年代里成功地补偿它头二十七年的暗淡记录。

193. 阿万梅努先生(达荷美):主席先生,在我再一次代表我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对你当选为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主席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这对我来说是愉快的任务。对你个人的品质表示尊敬,也是对你所代表的伟大国家在和平事业上不懈地做出贡献表示敬意。没有理由隐瞒的是,波兰本身最近证明了它对和平的重视,一年多以前波兰领导人已同意和平解决过去在边界问题上的争端,因为这个争端已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局势的真正正常化受到危害。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八日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缔结的华沙条约^⑩足以说明我们对波兰的信任以及对你来组织和主持本届会议事务的信任都是正确的。本着对措施和均势的敏感、本着来自古典主义的欧洲不同渊源的文化遗产,波兰人民经常在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树立了节制和正义的典范。波兰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分裂过不只一次,但由于这个民族的智慧及其坚忍不拔与持久不懈的民族特性的力量,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波兰人民的这种崇高意志和广阔胸怀以及我们所熟知的你个人的品质,使我们预见到你当选为大会主席会给本组织带来新的生命,使它真正成为一个寻求和平与国际安全的中心。

194. 主席先生,现在让我特别向前任大会主席亚当·马利克先生致敬,因为他能干、老练和谦恭地主持了第二十六届会议。

195. 事物的性质往往是这样,为了保证人类任何事业的正常发展和取得更好的成果,需要时常补充具有创造能力和设计才能的新人才。请让我说几句关于我们的新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的话。他已经表明能多方面胜任他所面对的任务。他多次到非洲、欧洲和最近到亚洲访问,进行了广泛的外交活动。这些活动对国际局势造成的影响,对我们组织的前途来说将是十分重要的。不能忽视的是秘书长改善本组织的经济状况所做的种种努力,因为这些努力已取得可见的成果。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我们秘书长已为联合国组织完成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工作。仅凭这些方面,秘书长就值得我们热烈祝贺和钦佩。

^⑩关于关系正常化基础的条约。

196. 一切都显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非洲将仍是本世纪的病态大陆,我们地球上苦难最多的大陆。由于非洲在各方面都遇到许多问题,由于这个被认为如此现代化和文明的世界整整几代遭受一连串的不幸和挫折,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否人们已经达到无可奈何的境地,只好安于沮丧地目睹自由和漠视所造成的对比。南部非洲残酷的种族歧视和安哥拉、莫桑比克及几内亚(比绍)的重新征服的残暴战争表现了对基本人权的一再侵犯。一些人对此所持的消极态度使人怀疑创立本组织的整个国际道德准则。但要是有些国家仍然相信宪章的目的和目标的有效性,那么现在是它们作出下述选择的时候了:要么重新觉醒过来为所有的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要么回到不久以前的强权压倒公理的状况去。我们仍然希望,良心和道德的理由将会成功地替代人类愚蠢地倾向于把物质利益置于最优先地位的那种冷酷的逻辑。

197. 最近数月来,当代政治事件的一些显著事实证实了一些希望。今年一月和二月间在非洲城市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安全理事会会议对我们来说是个时机,我们趁那个时机使各大国相信我们的事业的正义性,并让世界公众舆论注意到我们反对在非洲大部分地方推行的种族压迫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是正义斗争。尽管管理国和一些其他国家不愿意赞成安全理事会关于罗得西亚的决议,但皮尔斯委员会的结论^⑪已经清楚地表明,从今以后试图在没有非洲人民的参与下决定他们的命运是毫无意义的。这是一个教训,值得深思,特别是值得南非、罗得西亚和葡萄牙等政府深思。

198. 此外,最近在指派一名秘书长代表赴纳米比亚这件事上同南非当局达成了协议,对于这一进展,我们愿向秘书长表示祝贺。尽管如此,我要明确地指出,对我们来说,最后的目标仍然是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和独立。

199. 幸亏得到非洲教会会议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陛下的调解,分裂苏丹达十七年之久的灾难性的内部冲突才刚刚令人愉快地结束了。这

^⑪见《罗得西亚:皮尔斯勋爵阁下主持的罗得西亚意见委员会的报告》,英王敕颁文件,第4964号(伦敦,皇家文书局,一九七二年)。

是苏丹人民和其领导人的伟大胜利，为了有可能达成民族和解，他们带来了容忍和智慧的胜利。我要借此机会向秘书长对他以联合国名义作出的努力表示感激，因为他给予苏丹政府援助和帮助苏丹南部地区人民进行恢复工作。

200. 自从我们在这个大厅举行上届会议以来，中东局势一直停滞不前，有人也许会关心地想知道这种“不战不和”的局势将会持续多久。在停火线的两边，敌对双方都拥有毁灭生命和物质的最先进、最尖端的武器，他们处在对抗状态之中。我们的组织为说服各有关方面从意图声明走向真正和持久和平的实际谈判所做的一切努力仍未取得任何成果。然而，尽管促成这个冲突的和平解决仍有种种困难，我们仍然相信理智终将在双方取得胜利，外来影响将会促使和平解决的实现而不是维持仅由物质利益所规定的不稳定秩序。我们深切希望秘书长主持下的继续谈判将以此为目标，我们要吁请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在这方面支持秘书长。

201. 最近在今年五月南、北朝鲜之间进行的直接接触，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有理由对世界可能出现和平局势抱乐观态度。因此，由于其领导人的智慧和决心，朝鲜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已经主动地找到了它们自己走向统一的途径。我们对事态这样顺利的发展感到十分高兴。我们希望这个国际组织的所有成员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危害已取得的成果立场，而努力鼓励双方坚持谋求和平的恢复。

202. 国际关系史上写下的另一个日子是一九七二年七月三日，在这一天，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决定既往不咎，在西姆拉坐下来谈判。由于两国政府首脑的智慧，他们达成了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印巴双边关系协定，从而证实了双方首脑凭借对话去和平解决国际纠纷的信念。

203. 过去遗留下来的困难不能一下子消除。重要的是各方要具有准备讨论那些往往是十分尖锐的问题的决心。双方政府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决心，我们希望在这个讲坛上向双方政府表达我们的敬佩和满意，我们还希望，双方将按照安全理事会表示的希望，就战俘和流离失所的人的命运迅速达成协议。

204. 我们的组织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进入联合国，象征着我们这个由大会组成的大家庭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纪元。如果我们欢迎接纳这个国家，并把这件事看作是加强联合国作用的前奏，那么今天我们更有理由对另一件事情表示满意，因为这件事不可避免地对国际关系的演变具有有益的影响。这就是美国行政首脑在今年初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性访问，它对整个世界来说，阐明了这样一个重要真理，即意识形态的不同并不妨碍寻求和平与共处。为了这种和平与和平共处，有朝一日看到北京的中国人同台北的中国人同一桌子周围坐下来，双方怀着共同愿望，使二十多年历史所强加于中国的那种局势的正常化，我们将会感到高兴。

205. 美国总统同样为了缓和与国际安全，在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冷战以后前往苏联进行九天访问，这标志着缓和与裁军方面的决定性转折点。的确，这次访问的巨大成就是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⑤虽然这个协定实际上只不过限制了两个超级大国核武库里的导弹数目，它却使谋求全面彻底裁军的讨论有希望取得良好的结果。

206. 由于国际社会的持续努力，目前在限制军备甚至禁止核试验方面已经达成许多协议。我们愿同秘书长一起，表示希望这些努力将继续下去并为最后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协定迅速带来必要的政治决定。

207. 在这个讲坛上，正如在许多国际会议上一样，时常表达这样一种意见，即全面裁军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可靠的保证。我们愿意重申并清楚表明，把用于制造军事装置的大量资源转用于解决第三世界的需要，将是人类所要求的最崇高和最有效的国际合作形式，因为这样做可以大大减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穷人”的贫困和苦难。

208. 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一切努力都集中在谋求平衡，所有国家都试图凭借不断增加合作和援助来克服遇到的许多困难。

^⑤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达成的临时协定，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签字。

209. 尽管作出了所有这些努力，联合国仍然没有能力解决第三世界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

210. 在贸易方面，某些工业国确实作出了重大努力，实施开放其市场的适当政策以便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但这个过程发展缓慢，涉及的产品往往仅为总出口的一小部分，加工产品的情况更是如此。因此，我国极其遗憾地注意到，谋求适当地解决许多国际会议提出的主要问题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

211. 例如，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三届贸发会议上，在主要问题上谋求可能给第三世界带来某些希望的解决办法，遭到了一些富国的反对，它们比以前的会议更清楚地表明想避免作出一般性质的承诺。事实上，大家都喜欢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利用特许来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值得顺便提一提的是，过去十年的实际情况是，富国和穷国间的不平等和统治关系已显著地加强了。因此，我们最低限度能要求各富裕国家不要使已经十分严重的情况恶化。此外，我们认为迫切需要就稳定并提高商品价格达成一般性协议。

212. 此外，目前的货币情况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更加恶化。由于货币情况而必须采取的种种调整，进一步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我们组织应立即考虑给第三世界国家订出补偿性措施，并让它们参加一切关于改革国际货币制度的谈判，因为任何改革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213. 我们知道，就援助而论，国际发展战略的目标是，使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每年平均增长率至少达到百分之六。我们因此有权希望在新的“十年”里看到富国给穷国的援助在质量上有所增加。不幸，第三世界在圣地亚哥倡议的办法可惜未能获得援助国的完全支持。

214. 在发展方面，第三世界基本上需要资本和专门技术以及使用这些技术的实际能力。但要在发展中取得成就就需要进行资本和技术的转让，而又不以苛求的偿还安排来使受援国不知所措，也不要使受援国无法控制其本国经济的优先事项及本国的社会结构。

215. 尽管富国处理第三世界面临的发展问题时

所表现的行为引起人们很大的不安，我国政府依然赞扬圣地亚哥通过的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决议，并希望迅速地实行所采取的特别措施，以便减少这些国家的巨大差距。

216. 在这个讲坛上的一切发言都表达了所有国家一致的和坚定的愿望，这就是希望在和平环境中生活，消除人类面临的威胁和保证将来几代有更美好的前途——享有更多的正义和尊严的前途。我们确信，如果我们要实现这些愿望，联合国能够而且必须是我们行动的工具。我们向大、小国家迫切呼吁，要加强我们组织可用的手段，以便让联合国迅速克服其困难和满足世界人民的期望。让我们共同努力使联合国成为解决冲突和提高那些仍然生活在短缺和穷困中的亿万人的生活标准的真正的有效渊源。因为用塞尼卡的话来说，和平的目标必需建立“在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让别人有生路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自己真正想活下去的话”。

217. 让我们一起庄严地把塞尼卡这些名言变成现实，以便使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能够成为和平的十年，能够给大家带来更美好未来的十年。

218. **阿塔德·金斯韦尔先生(马耳他)**：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以我本人和马耳他政府及代表团的名义，对你被大家一致选任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主席表示诚挚的祝贺。你当选这一崇高职位不仅是你的伟大祖国波兰的荣誉，而且也是对你本人具有政治家品质的有力的称赞。我国荣幸地同波兰保持很多联系并具有共同愿望。在你就任大会主席的短暂时间内，你的品质已经充分地显示出来。我确信，在你的明智领导下，通过我们大家的合作，这个第二十七届会议将证明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富有成果的一届会议。就我国代表团而论，在你担负繁重职务期间，你可以得到我们充分的支持和合作。

219. 请让我向我们杰出的秘书长表示热诚的敬意，这是自他当选后我第一次向大会发言。众所周知，瓦尔德海姆先生的品质、经验、献身精神和工作能力都极为卓越，很适合为本组织工作。我也向他保证，在他任职期间，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合作。

220. 每年，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发言人从世界

各地汇聚在这里。这些大厅在几个星期内洋溢着最流畅的演讲，最有说服力的吁请和最激动的谴责——所有这些都针对着今天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不论这些问题是否影响到我们之中的一些人或是所有人，不论这些问题是新的或是旧的，是持久的或是短暂的，是难处理的或似乎是易于解决的，它们全都是重要的和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本组织所要处理的问题。

221. 有时也许可以谅解这种怀疑：在遵照惯例的演说发表之后，在每年大会最后通过了当年的大批决议案之后，这个世界会不会一如往昔，无所进展，好象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般。不幸，持这种怀疑态度的人最近几年已很普遍。在座各位大概都相信联合国和它所主张的一切，所以必须竭尽所能同这种现象作斗争。然而纠正对联合国的印象的最有效的途径也是一条最困难的途径，就是就我们至今仍无法协调的分歧达成协议；把人类的共同利益放在国家自身利益之上；自愿放弃这个组织全力维护的那种珍贵主权的微小部分。简而言之，这条途径需要内心的真正改变，需要国家的意志有一个新的方向，并认识到世界在急速改变。这些改变往往是一些意外的、不协调的和大部分事前未估计到其影响的事件的结果。对这方面的认识又会导致一项必然的结论，这就是旧的、过时的反应已经不合时宜，国家主义的观念也必须放在国际范畴内重新加以考虑，使其能为有智慧的人类服务，而人类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怎么能保证在我们这个小星球上共同生存。

222. 然而，过去十二个月所发生的事件的确能使人得到一些鼓励。这些事件可望是基于相互信任和国际合作的新世界秩序得以出现的第一道曙光；不论从任何角度而论，这些事件中的某些事件是导源于联合国的活动的。

223. 约在一年以前，我们就在这个会议厅里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了它合法的席位〔第一九七六次会议〕。此后紧接着接连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其中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历史性的访问，首先访问了中国，随后访问了苏联。从这些访问和由此而发表的官方声明，明显地表示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已经放弃多年互相对峙的无益姿态，正在走

向真正合作共处的新纪元。这种历史性的打破僵局局面的事件所引起的反响仍在回荡不止，在未来的岁月里，国际关系的气氛将继续受其影响。

224. 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这个世界也看到了美国和苏联在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一些措施方面，缔结了协定，这是起始的一步。我们希望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具体的成就，能导致最后的裁军。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波兰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签订的条约的生效，与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在柏林缔结的四方协定和当前两个德国之间正在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行动——我希望我们能在短期内欢迎这两个德国加入这个组织——都对欧洲紧张局势的缓和做出了贡献。在这方面的下一步行动将是即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导致关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的全面会议的筹备会谈。

225. 虽然我们全力支持实现欧洲稳定和安全的一切的真正努力，但是我们认为，除非将欧洲的安全扩展到整个地中海流域，并同这个地区内的所有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否则欧洲的安全是不会全部实现的。

226. 在世界的另一部分地区，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印度次大陆上浴血战争的结束，和新的国家孟加拉国的诞生。虽然世界这部分地区仍未恢复完全的和平和稳定，但是印度和巴基斯坦间的西姆拉协定已为此打下了必要的基础。我国代表团希望在今后的几个月里会看到为接纳孟加拉国参加本组织而扫清道路。

227. 在亚洲的另一地区，北朝鲜和南朝鲜之间持续不断的、日益增加的接触使人们有理由持下述乐观看法，这就是在这个地区也终于抛弃了冷战的遗留物，并树立了真正和平统一的目标来取而代之。令人遗憾的是，今年是大会连续第二年在其会期内不讨论朝鲜问题。我国代表团希望由于通过本论坛的辩论，联合国能对直接有关的两方的双边努力增加其积极的贡献。

228. 在这个特别时刻，当谈到远东局势时，如果不提及并不支持日本政府的首脑到北京成功地访问，那是不完整的。在几十年的隔离之后，这个亚洲经济最先进的国家和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在和平合作的道路上迈进，这是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

229. 如果对这些积极的成就的简短回顾会给人引起一种乐观的感觉，则我要立刻声明，这种乐观的感觉已被世界上其他地区持续不断的冲突和爆炸性的局势投上了阴影。在中东，使谋求政治解决的一切努力都无法进行的僵局依然如故，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规定的解决办法亦未执行。我国政府重申我们的信念，这就是只有在这项决议的范围内，全面执行其规定才能在这个区域内建立公正和持续的和平；虽然我们无法宽恕武装部队继续占领土地，但是我们也认识到在这个地区的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得到它们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满意保证。令人真正遗憾的是，由于最近一些事件的结果，去年我们还看到的一点微弱希望，现已消失了。然而，我们继续呼吁有关各方不要放弃任何努力，以促使恢复雅林大使的任务。为了促使实现这个目标，我国要采取争论的各方均可接受的方式竭尽我们的努力。

230. 在印度支那，一场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战争的恐怖行动，仍继续蹂躏着这个地区的各个国家。在这里期望至少将过去的教训铭记于心并采取一些能达到公平解决的积极步骤是不是过分的要求呢？在这个问题上决不应对于马耳他的立场有任何误解，我们再次声明要求停止一切轰炸和从该地区撤退所有的外国部队，以便使所有的有关民族能自由地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凭他们的勤劳、智慧和无比的耐心，必能在最后把他们的才能用于重建他们长期遭受苦难的国家。

231. 现在我谈谈非洲。虽然大会通过了各种决议，虽然各国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无比尊重，但大会必须承认仍有几百万人在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的枷锁下呻吟着，这是这个大会的耻辱。世界上的进步力量决不能再容忍这种不公正的状况，如果整个世界要避免出现其后果的破坏性很难预测的爆炸性局面，那么，由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制造的、沉重地压在全世界的良心上的奴役枷锁，就必须被粉碎。因此，我们与其他在这个讲坛上向联合国作出呼吁的国家一道，要求联合国重新引导世界各国，将殖民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从世界的舞台上根除掉。

232. 我简略提到的这些政治问题的解决本身并不能为有关的民族带来任何幸福的前景。政治独立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除非它伴随着经济独立。我国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对此有切身的体会。本世界组织应继续努力，决心建立一个保证公平分配财富的世界秩序。我们必须要有魄力、有远见地来执行联合国系统内的各项方案，在多边合作的基础上，着手去解决那些有关贸易与发展、国际货币稳定、环境和公平开采海底资源等各项主要的经济问题。

233. 今年发生的两件大事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件就是今年四月和五月在圣地亚哥召开的第三届贸发会议，另一件是今年六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234. 令人遗憾的是第三届贸发会议产生的贫乏结果，使发展中国家大失所望。有些较富裕国家的态度不幸带有自私自利、眼光狭隘的色彩。这种态度并不符合国际发展战略〔第2626(XXV)号决议〕的目标。因此，贫困的国家日益指责这种不断增大的言行之间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是在工业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下愈来愈大的。当然第三届贸发会议有其积极的成就，可注意到的是在国际货币领域里达成了协议，使发展中国家能参加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办的各项谈判，以及对最不发达国家给予特别援助。不过在另一方面，关于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顺利进入发达世界市场的迫切问题，和稳定商品价格的问题并没有达成任何解决方案。在这些基本的问题上没有进展使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产生一种灰心的感觉，而且告诉它们，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解决问题，这肯定是无济于事的，尤其是技术不断地向前演进，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235. 在斯德哥尔摩，讨论了由这种近代科技要承担绝大部分责任的对人类环境的威胁所造成的这些问题。数年前，在本大会里最初提出海底问题时，马耳他是最早提到与海洋环境有关的污染问题的国家之一。因此，马耳他对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审议极为关心，并积极地参与这个问题的审议。这次会议认识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会对人类环境造成不同的威胁。在富裕国家里，对环境的威胁来自带来高标准的生活水平和由此产生的各种需求的高级工业活动。相反地，在发展中国家里，对环境的威胁则来自贫穷和发展不足的各种情况。因此，重要的是考虑发展方面的问题应不断地考虑环境问题。

236. 在我国密切关心的地中海地区,这两种威胁都造成了污染问题。今年七月,由马耳他倡议召集了一次地中海国家会议^④,讨论共同关心的影响到地中海地区的问题。其中污染问题并非最不重要的问题。希望这个倡议会导致其他具体的步骤,以便在斯德哥尔摩^⑤通过的全球战略范围内,特别加强有关人类环境问题的区域合作。

237. 斯德哥尔摩会议作出的建议之一是设立一个拥有五十四个会员国的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并成立一个为该理事会服务的秘书处。马耳他代表团在那次会议上曾建议把我国首都瓦莱塔作为设置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的秘书处的可能地点。今天,我愿再提出这项建议。

238. 在联合国活动中,马耳他感到极有兴趣的另一个方面是关于海底的问题。我国代表团曾积极参与工作的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现在已到达了它成立以来的一个关键时刻。大会在本届会期内必须审查该委员会的工作,并决定是否召开按第 2750 C (XXV) 号决议所预定在一九七三年召开的海洋法会议。

239. 虽然马耳他代表团对该委员会的工作进展不能表示完全满意,不过它已认识到,进展的缓慢所以几乎不可避免,原因很复杂,既有实质性的原因,也有组织方面的原因。虽然委员会的进展缓慢,但是我们相信它所取得的成绩已足够如期召开海洋法会议,何况上一届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一份将作为会议的讨论基础的议题清单。

240. 在与海洋法有关的问题上,各国所采取的立场仍然有很大分歧;不过我们不能推迟这个即将召开的会议,因为工业技术在飞跃进步,可供选择的余地可能愈来愈狭窄,而愈来愈可能实行那些拥有雄厚财政资源和工业技术能力的国家所强加的解决方案。

241. 如果要早日召开海洋法会议,那么联合国

^④ 四国合作会议(意大利、利比亚、马耳他和突尼斯),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日至四日,在马耳他的瓦莱塔召开。

^⑤ 人类环境行动计划。见《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报告,斯德哥尔摩,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至十六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3.II.A.14),第二章。

海底委员会不仅必须注意磋商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拟订条约草案条款,而且还必须注意有关会议本身组织的问题。这就需要扩大该委员会的权限,我们希望大会在本届会期内会做出决定。

242. 本届大会的议程中,有一个项目与修订联合国宪章有关〔项目 89〕。我国代表团认识到这个项目在许多地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不过老实说,我国并不认为合理地修改宪章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副主席加布雷·塞拉西先生(埃塞俄比亚)代行主席职务。

243. 要是由于目前的宪章条款不断地受到违反,就希望修正后的宪章将会产生更大的约束力,这未免太天真了。使用不同的程序,或甚至使用改进后的程序,除了对各国力量的相互影响提供一个合适的框框外,并无其他作用。正如已经再三强调过的,国际间所需要的不是新的程序,而是一种新的“政治意愿”。如果没有使程序发生效用的愿望,程序本身是不会起作用的。如果有这种愿望,那么任何程序都能发生效用。不过,应当看到,某些宪章条款不仅似乎已失时效,并且甚至可以想象到会用来支持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悍然侵犯。宪章第一〇七条就是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宪章第五十三条也是这种情况。

244. 在今年的议程里,已经造成很大反应的另一个项目是秘书长提议的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项目〔项目 92〕。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马耳他的政府和人民,谴责各种盲目的暴力行为、人民之间的各种仇恨表现和诉诸杀戮和流血的各种手段。然而,我们也认识到,暴力行为和恐怖手段通常是社会疾病的症状。虽然我们对这些行为感到遗憾,然而仅仅谴责这些行为是不会收到实际效果的,我们应该竭尽所能,勉力想出办法来根除这种疾病,哪怕只能防止再发生暴力行为也好。

245. 不幸的是,国际的暴力问题已经和紧迫的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了,例如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鉴于最近在慕尼黑所发生的事件及其后果,这个问题已愈来愈象中东争端的延伸了。马耳他一向审慎地避开这场争端,并一直认为我们盟友间的冲突是令人遗憾的。在目前情况

下，虽然我们极度谴责国际暴力行为和恐怖行动，但我们并不认为参与谴责一方或双方，就会有助于解决这项问题。我国政府为自己所制定的方针是不作任何谴责的声明。这个方针只是打算尽可能进行调解，从而使双方可以聚集在一起，共同寻找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

246. 在裁军方面，虽然由于缓和的精神得到了势头，也许有理由相信能取得更为具体的成就，不过目前的进展仍然迟缓和停滞不前。马耳他当然欢迎美国和苏联间已经缔结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我们希望能由此开端，经由两国间的继续谈判，能很快导致更有意义的成就。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的新的国际公约开始开放签署，标志着另一项里程碑——这并不只是由于所禁止使用的武器的性质，更由于这项条约的历史意义，因为该条约第一次无条件地禁止使用某些武器，因此也可以被称为是真正的裁军措施。

247. 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不表达我国政府的失望，那么我就不坦率了。我国政府感到，尽管裁军委员会会议在整年中竭尽了一切努力，但是，在普遍认为要使裁军能有机会真正实现就必须取胜的另一条战线上，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我指的是全面禁止核试验和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要保证拟议中的世界裁军会议有相当大的成功希望，那么，在这条战线上取得进展则是必不可少的。同样地，我们面前的关于放弃使用武力和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宣言的建议[A/L.676]，不管它看来多么有感染力，但是，除非在全面禁止核试验和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重要问题上能达到突破，不然这项建议仍是毫无意义的。

248. 在我发言结束之前，我要简短地谈一谈马耳他政府的各项政策和当务之急。我国政府为了达到与所有国家——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保持友好关系的基本目标，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派遣了许多特使到许多国家，也招待了从许多国家来的许多特使，我们谋求与所有这些国家在双边的基础上促进有利于双方人民的合作。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严格遵行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达成的，而同时又能增进国际间的了解。尤其在地中海地区，我国与所有沿岸国家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我国将与这些国家继续谋求进一步的

团结。如果我特别提到马耳他与它南、北紧邻的意大利和利比亚之间热烈友好的关系，决不是轻视与其他各国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除了我国与这两个国家有实际的和宝贵的合作关系外，这两个国家所处的在马耳他看来具有象征性的地理位置，足以说明我们对促进欧洲和非洲对话的特别关注，因为这种对话必然涉及地中海地区。

249. 去年，我在这个讲坛上〔第一九六五次会议〕谈到马耳他致力于促进地中海地区的和平事业，并就我国由于经济上的困难而不得不将我国的设施继续供作军事用途一事表示了遗憾。从那时以来，这些设施继续提供军事用途的契约性基础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除了我国的经济利益有保障得到恰当的补偿外，还值得强调指出，首先，这些设施将不提供给我们认为是属于地中海国家以外的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方的舰队使用。其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这些设施决不用来作为对任何一国攻击之用，尤其不可用来攻击我们的阿拉伯友邦。最后，正如我国总理已经再三公开表明的，外国军队驻在马耳他的期限将不会超过书面协定的规定，须在一九七九年结束。我们希望到那时，我国在经济重建上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能最后摆脱完全由于经济需要的压力而必须供外国军队使用设施的困境。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我们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朋友，尤其是与我们已有联系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给予我们必要的道义和物资上的支援，帮助我们达到这项目标。

250. **主席：**我现在请要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251. **恩孔达巴根齐先生(卢旺达)：**卢旺达代表团感到为难的是我们不得不采取与兄弟的布隆迪代表团相反的立场来展开辩论。这样，作为我国代表团团长，我发现我的处境十分困难，不过我会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平静的。

252. 这种处境使我必须反驳布隆迪外交部长的发言，虽然他是我童年的朋友，不过今天下午他却背叛了我们为真理奋斗的这一共同事业。他巧妙地发挥了布隆迪常驻代表恩桑泽·特伦斯先生十月五日在第二〇五五次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在他们两人的发言

中，都采用了伏尔泰的哲学：“谎言，谎言；其中总有一部分会保存下来。”

253. 正如我们每个人在这里听到的，布隆迪的这两位代表在这个讲坛中以我们所不习惯的恶毒语言和无礼的方式，攻击了卢旺达，特别攻击了我国的外交部长。

254. 我以卢旺达代表团代表的身分，在行使答辩权中，我打算按照我们这些有知识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应做到的那样，提高辩论的水平，不受感情的影响，以免违反礼仪。不过，我们不打算放弃说老实话的责任，并且我还要大声地把老实话说出来，以达到揭露错误的目的。为此，我国代表团将坚决地这么做。

255. 卢旺达一向支持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条款的文字和精神。它应该在全世界面前就一个清楚明白和特别简单的案件进行辩解。布隆迪代表最明确和庄严地声称，布隆迪从未干涉过其他国家的内政，可是就布隆迪而言，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多少都有理由要求那个政府象一个人们认为至少应负责维持该国的秩序和所有公民的安全的当局来制止屠杀，尽管承认它没有挑起屠杀。因此，卢旺达从未干涉过布隆迪的内政。当我国处理布隆迪在我国边境发动颠覆分子，训练他们反对他们自己的祖国时，我们本可行使合法的自卫权，但我们都没有那么做，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这么做呢？

256. 当我在这里重述布隆迪所干的反对我国的勾当时，我看到布隆迪外交部长仍在那里冷笑。这也许是由于对局势的嘲弄，不过当一个人对重要问题冷嘲热讽时，他必然背叛了他的良心，而良心是每一个负责任的人都应该有的。

257. 我要述说一段惨痛的回忆。不过，要是现在他们在这里出席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是布隆迪总统的话，也许我就不说了，因为他是我所尊敬的人。这是因为在一九六六年的非洲统一组织的会议中，我曾经与他亲自见过面的缘故，先在部长会议，后在各国首脑大会。他在那时担任布隆迪总理的职务。我们各自为自己的国家发了言，但一直保持着谦恭有礼的态度。所以当我听到我认为做事稳重的布隆迪外交部长

攻击我国元首时，感到十分难过。不过我是不会用相同的方法来对付布隆迪元首的。如果相信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所说的话，相信他们的总统曾经必须与低贱的人分羹而食，因为据这个布隆迪代表说，这位总统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曾经有过非常不幸的遭遇，单凭这一点就足够我尊敬他了。我刚才所引用的话是布隆迪常驻代表亲口说过的话。就算这都是事实，我们还是对这位元首感到万分遗憾，就是这位国家元首亲自打算不经审判就屠杀这么多平民，却保持沉默不语。我们认为他对这种屠杀行为必须要负责任。

258. 布隆迪说它的国民死了五十人，他们也杀了进攻者，据布隆迪外交部长说进攻者有二万五千人。这个数字要比特伦斯先生所给的数字大得多，让我们就相信这个数字吧！但是，看到一个政府无力保护自己的国民不受外侮，我们不禁万分惊奇。至于战俘，布隆迪的辛巴纳尼耶部长刚才告诉我们，他只知道有三十六名。这才真是一件极为荒唐的事呢！在攻打一个主权国家的二万五千人里，只有三十六个人做了战俘。现在再想一想，所有这些战俘又都是同一国籍：卢旺达人。至于其余的人，我领受辛巴纳尼耶先生的宽宏大量。他说其余三百名卢旺达人都被遣送回国了，我接受他的说法，但应以名单为据。我感到高兴，不过我再说一遍，他的说法应以名单为据。

259. 由以上情况看来，如果我们对布隆迪进行干预的话，那么布隆迪早就会在它认为合适的时间发动它武装的雇佣兵在我们的边境进行罪恶活动了。我不想争辩。卢旺达不想指控任何一个人。我只是揭露布隆迪外交部长的错误而已。

260. 我国代表团，毫无疑问还有其他几个代表团，都被布隆迪外交部长和布隆迪常驻代表所用的激烈的、刻薄和未经思索的言辞所深为震惊。我不打算也用相同的语言对付任何人，犯相同的错误，但是我必须实事求是地说话。布隆迪外交部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恩桑泽大使还表现了某种程度的不负责任，因为他们不愿考虑他们的言辞会给同象我们这样的邻国的关系带来什么后果。

261. 布隆迪外交部长，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他就是被目前他所代表的政府关进监牢的，而他今天

为了给这个政府服务，竟然使这个政府攻击一个邻国政府即我国政府。听到他那种发言，我真有点担心他以后的命运，也就是这个政府由于他使它攻击邻国政府而给他保留的命运。

262. 布隆迪外交部长回顾了他自己的常驻代表的发言——我指的是外交部长的常驻代表，因为他不足以代表布隆迪人民的意愿——并且同意他的常驻代表的发言内容，他恶毒地要想把卢旺达牵连到布琼布拉当局自己在其国内直接和蓄意煽动起来的事端中去。事实表明他们已经谋杀了学校里的儿童、医院里的病人、产房里的产妇。他们知道自己所干的勾当，但他们却为自己辩护。我不为任何事件辩护，我只是要引起世界舆论的注意。

263. 当第一次在联合国听到布隆迪代表控诉卢旺达一直参与使布隆迪人民受苦受难的屠杀事件时，令人感到惊异。特别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两位代表竟然忘记了从一九六一年以来，布隆迪已经创建了政治暗杀的记录。他们已经暗杀了四位总理，他们的名字是：辛帕耶先生，他被残忍地除掉了；鲁瓦加索尔先生，他在一九六一年被杀；恩根丹杜姆韦先生，他在一九六四年被杀；以及巴尼纳先生。这四位全是总理。更有甚者，他们还在不久前刚刚暗杀了他们的元首夏尔·恩迪泽耶王子。辛巴纳尼耶先生能告诉我们这四位总理在哪里吗？他们和他一样，都是年青的，他们之中大多数和我一样曾和他一道上过学。但是他们都离开人间了。

264. 部长先生，你还记得吗？要不是最近发生的那些震撼世界人心的事件，我们是不会在这里谈论在那个贫困的国家里所发生的所有大屠杀事件的。令人惊奇的是布隆迪代表不举出我国在那些悲惨的事件里所担任的角色的真凭实据——如果有的话——而竟然满足于同意某些极陈旧的报纸的意见。他们不能在他们所处的世界里从他们周围形成自己的观点吗？他们引述报纸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以便证明他们所做的是好事。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四年卢旺达经历了政治革命，因而我们今天能在这里骄傲地代表我国人民。那是一场我所认为的民众的革命，也有一些人因而死亡，正如同在任何革命中都会发生的一样。但是，部长先生，你重提往事想要证明你的论点正确

吗？在事隔八年之后你还要模仿我们吗？这种错误是可笑的。你应该模仿的是在八年中我们为了使卢旺达和平、繁荣而没有任何动荡不安所做的一切。

265. 不过，我们不得不感到欣慰的是听到布隆迪外交部长对我国政权的稳定和巩固所给予的赞扬。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在我国和布隆迪交界的边境甚至在卢旺达境内都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件，这便是稳定和巩固的明证。至于我国的立场，我们要为最近发生的事件谴责他，因为这些事件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我必须对一件事表示遗憾：在一九五七年，甚至在一九六二年，尽管布隆迪在这里已有代表，而布隆迪代表团并没有勇气大声说出今天受到我们指责的那些话。

266. 布隆迪外交部长说，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政权。我承认这一点，并感谢他这么说。不过他忘了说我们有一个民主的政权。我们实行选举。我们自己并不满足于提到一九六一年的选举，我们两国的这次选举是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的。我们并不满足于回顾到一九六一年的事情，那时我们尚未独立自主。一九六一年的选举是在布隆迪举行的唯一的一次选举，但是在卢旺达，我们一向定期举行选举。

267. 布隆迪能说它有议会吗？可是，它却自称是民主的，这真叫我们难以相信。他说，我们的党有绝对的权力，这是事实，不过这是因为它在竞选中获得了胜利。我得请问他，在布隆迪有几个政党？特伦斯先生曾经说过，布隆迪政府一贯尊重各种族集团间的平衡，这是引用他自己的说法。他试图使我们相信在布隆迪国内没有种族集团，后来又说他们国内一直有一些种族集团，对于他这种明显矛盾的说法，我感到很遗憾。

268. 今天下午，布隆迪的外交部长告诉我们说，在布隆迪已经有了外国势力的干预，特别是来自卢旺达的干预。我要问他一个问题。他蛮横无理地妄称卢旺达派遣了三百名人员进入布隆迪进行干预活动。我要问他，另外的二万四千七百人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也要知道这些人的国籍，难道他们没有国家吗？是无国籍的人吗？我认为我完全有权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以便使我们能够知道这另外的二万四千七百人来自何处和他们的国籍。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被当成战俘，因为

照他宣称，布隆迪只有三十六名卢旺达国籍的战俘。既然你们逮捕了所有这些人，为什么不把他们也当作战俘呢？你们是否用他们来进行交换了呢？你们是怎么释放他们的呢？就是为这件事你们才向联合国指控吗？在以前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难道不是我国的外交部长给予了你机会，解除了你心中的苦痛，转移了国际舆论的注意吗？我们已经揭露了这种策略。

269. 外交部长先生，你应该记得，对你的国家进行干预的行动来自南方。在那里，在你们国家的南方，我们与布隆迪间并没有共同的疆界。你是否不愿说明跨越边界的二万五千人来自何处呢？你们政府到底存不存在？除非说你们政府不存在，不然是没有理由不知道的。就我国来说，我们实在不愿意为这件事进行剧烈的辩论。我们是平静的，我们是安详的。我们在这里除了捍卫全世界的良心之外，不需要捍卫其他什么东西。这种良心对布隆迪政府的过失感到震惊。这个政府未保护它的国民，而且请允许我这样说，这个政府如果不是那些谋杀事件的主谋，也是同谋。

270. 主席先生，你可以放心，我不会使这次辩论变得激烈起来。我已多次为捍卫我国的事业而进行辩论了，甚至针对布隆迪。我从不害怕同那个国家或它的代表展开辩论，不论是什么级别的辩论。布隆迪代表已经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列在我们议程上的问题。我也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详细讲述。但是，如果布隆迪代表团决定还是要继续辩论，我现在就可以告诉它，卢旺达政府和它整个代表团都预备对付任何辩论。说了那么多，我现在要非常严肃地警告布隆迪外交部长，不要再攻击我们所敬仰的我国元首。我们都知道，国家的元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希望使我的布隆迪朋友们恢复节制和明智。我并不想对他们国家的部长或元首妄加任何评语——除了如同我刚才所说的，承认他们的元首对人民群众是亲如手足。这种美德在以往是真实的，不过今天我不得不痛惜这种美德已在大屠杀中消失殆尽了，这种美德已被牺牲在种族主义和部落制的祭坛上了。

271. 辛巴纳尼耶先生(布隆迪)：在辩论的现阶段，我不想滥用大会的好意。我要信守诺言，也就是说，我应该克制自己，不单凭感情用事而放肆地进行谴责，也不忽略摆事实说道理的要求。

272. 在卢旺达共和国的代表行使了答辩权后，还有什么可说呢？我们必须注意到一项矛盾的事实。卢旺达代表肯定地说，他没有干涉我国内政的意向，卢旺达从无这种企图，至少从没有这么做过。然而，他刚才却在本次大会再一次证明了他的国家干涉了布隆迪的内政。

273. 事实上，他把我今天的发言视为一个并不反映我国政府政策的宣言。此外，他还把布隆迪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称为我个人的常驻联合国代表。我要向卢旺达共和国代表指出，这里他又一次无视被这里与会的各国代表承认的原则。如果我们认为每一个代表国家发言的代表团的代表或团长是另一个人的私人代表，那么，我们的辩论、我们的发言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因为这些都变成私人之间的争辩了。因此，在辩论的现阶段，我感到我们并没有共同的认识，我认为也无法使他完全摆脱偏见，因为在辩论中我的对手竟然朝着另一个方向进行。

274. 不过，我不想让他失望。就我而论，我认为前一位发言人是卢旺达共和国的代表，除非卢旺达元首或卢旺达政府另有决定。换句话说，我不想干涉兄弟邻国卢旺达的内政。

275. 我也不想细述详情，因为这会花费我们太多的时间。首先，重要的是两国间的关系应该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276. 我曾希望把他所已经提出来的事情的真相清楚地讲明，因为这件事至今尚未结束。作为外交部长，我经常去访问卢旺达，并与我的同事有过多会谈。我也曾拜会卢旺达共和国总统，一向以睦邻的态度，讨论这些问题。

277. 就布隆迪而论，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曾经有过难民，他们都是从众所周知曾在卢旺达发生的残杀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中逃跑出来的。一九六七年，当三国首脑即扎伊尔、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国家元首在扎伊尔共和国的戈马会谈时，曾把不干涉他国内政的问题列在议程上。你们应该注意到，就我国而论，每一件事都是遵照日内瓦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进行的。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力量，致力于建立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然而，卢旺达共和国却没有这样做。

我在今天下午的发言中曾说，至少在所谓的“难民”问题上，目前是卢旺达共和国实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时候了；这些难民就是目前居住在卢旺达领土内的布隆迪人。这是我国的一项正式要求。这意味着将来我国决不再不予惩罚地接受来自卢旺达的暴徒，并任他们在我国境内屠杀无辜的人们。

278. 卢旺达代表质问了一些问题：既然有三百名卢旺达的暴徒，为什么几乎释放了所有人，而仅留下三十六人，并且他们仍在布隆迪当局的掌握之中呢？卢旺达代表问这些暴徒是如何捉到的？是如何被遣送返国的？我想，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他能从卢旺达驻布隆迪布琼布拉的大使馆得到所有的资料。所有的案卷都是异常清楚的，我将不在此处细说详情，加重辩论的负担。无论如何，那些关于卢旺达驻布琼布拉大使馆所称的非正规人员即秘密进入我国的人员的案卷，必须彻底地处理。不管如何，卢旺达的罪恶是查明无误的。

279. 关于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当卢旺达代表说到雇佣兵时，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我只想简单地回报一句，他知道这件事不会给卢旺达带来荣誉。他知道他的国家是如何已成为向邻国进行杀戮的雇佣兵的避难所的。我不想详细讲述这个问题，因为卢旺达代表是清楚地知道详情的，但是这些详情并不能给他的国家带来任何荣誉。应由每一个国家自己决定，是哪些准则能给它所代表的人民带来荣誉。

280. 我听到卢旺达代表提出了一些有关我国

内死了一些政府首脑的问题。他提出的这些人明显地是按他认为的重要性依次排列的：一个姓辛帕耶的人，他参加了杀戮无辜人民的屠杀事件。因而，他受到我国法院的审判，判了罪并且已经执行。所以，没有什么令人悲痛的理由。

281. 鲁瓦加索尔王子的受到审判是众所周知的。当王子赢得一九六一年的选举时，殖民主义者是无法压制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胜利的。有关他的审判是众所周知的。我可以把有关鲁瓦加索尔王子的全部档案交给卢旺达代表。

282. 他也说到了恩根丹杜姆韦，他是被暗杀的，并且是被一个卢旺达人暗杀的。

283. 他提到了恩迪泽耶王子。固然，他当时是雇佣兵的首领，不过这并不能保证他入侵我国时的安全。当然，如果他到了另一个国家，例如卢旺达那种国家，以雇佣兵首领的地位，他也许可以象施拉梅那样找到庇护和安全保障。

284. 我不想再延长辩论了，但是我认为给那个政府一点警告是重要的：首先，它决不能干涉我国的内政；其次，它必须遵守日内瓦公约规定的难民地位；第三，它必须保证不再从它的领土侵犯我国。

285. 最后，我仅希望我国北方的邻国卢旺达，能遵守非洲统一组织的原则和联合国的原则，保持睦邻关系，并且尊重本组织及非洲统一组织通过的各项公约。

下午七时二十五分散会。